

魏書

卷五十五之二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159)		
函號	別	10	1



魏書卷五十五

列傳第四十三 草文庫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游明根 劉芳

游明根字志遠廣平任人也祖鱣慕容熙樂浪太守父
幼馮跋假廣平太守和龍平明根乃得歸鄉里游雅稱
薦之世祖擢為中書學生性貞慎寡欲綜習經典及恭
宗監國與公孫叡俱為主書高祖踐祚遷都曹主書賜
爵安樂男寧遠將軍高祖以其小心敬慎每嗟美之假

員外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安樂侯使於劉駿直使明僧
暲相對前後三返駿稱其長者迎送之禮有加常使顯
祖初以本將軍出爲東青州刺史加員外常侍遷散騎
常侍平東將軍都督兗州諸軍事瑕丘鎮將尋就拜東
兗州刺史改爵新泰侯爲政清平新民樂附高祖初入
爲給事中遷儀曹長加散騎常侍清約恭謹號爲稱職
後王師南討詔假安南將軍儀曹尚書廣平公與梁郡
王嘉參謀軍計後兗州民叛詔明根慰喻敕南征沔西
仇城連口三道諸軍稟明根節度還都正尚書仍加散
騎常侍詔以與蕭贖絕使多年今宜通否羣臣會議尚

書陸叡曰先以三吳不靖荆梁有難故權停之將觀釁
而動今彼方旣靖宜還通使明根曰中絕行人是朝廷
之事深築醴陽侵彼境土二三之理直在蕭贖我今遣
使於理爲長高祖從之文明太后崩羣臣固請公除高
祖與明根往復事在禮志遷大鴻臚卿河南王幹師尚
書如故隨例降侯爲伯又參定律令屢進讜言明根以
年踰七十表求致仕詔不許頻表固請乃詔曰明根風
度清幹志尚貞敏溫恭靜密乞言是寄故抑其高蹈之
操至于再三表請殷勤不容違奪使已許其告辨可出
前後表付外依禮施行引明根入見高祖曰卿年耆德

魏書卷五十五 列傳 二
茂服勤累朝歷職內外並著顯績逮于耆年履道不渝
是以釐革之始委以禮任遲能迂德匡贊於朕然高尚
悠邈便余言歸君臣之禮於斯而畢眷德思仁情何可
已夫七十致仕典禮所稱位隆固辭賢者達節但季俗
陵遲斯道弗繼卿獨秉冲操居今行古有魏以來首振
頽俗進可以光我朝化退可以榮慰私門明根對曰臣
桑榆之年鍾鳴漏盡蒙陛下之澤首領獲全待盡私庭
下奉先帝陛下大恩臣之願也但犬馬之戀不勝悲塞
因泣不自勝高祖命之令進言別殷勤仍爲流涕賜青
紗單衣委貌冠被褥錦袍等物其年以司徒尉元爲三

老明根爲五更行禮辟雍語在元傳賜步挽一乘給上
卿之祿供食之味太官就第月送之以定律令之勤賜
布帛一千匹穀一千斛後明根歸廣平賜絹五百匹安
車一乘馬二匹幄帳被褥車駕幸鄴明根朝于行宮詔
曰游五更光素蓬簷歸終衡里可謂朝之舊德國之老
成可賜帛五百匹穀五百斛敕太官備送珍羞後車駕
幸鄴又朝行宮賜穀帛如前爲造甲第國有大事恒璽
書訪之舊疹發動手詔問疾太醫送藥太和二十三年
卒於家年八十一世宗遣使弔祭賻錢一十萬絹三百
匹布二百匹贈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諡靖侯明根歷

官內外五十餘年處身以仁和接物以禮讓時論貴之高祖初明根與高閭以儒老學業特被禮遇公私出入每相追隨而閭以才筆時侮明根世號高游焉子肇襲爵

肇字伯始高祖賜名焉幼爲中書學生博通經史及蒼雅林說高祖初爲內祕書侍御中散司州初建爲都官從事轉通直郎祕閣令遷散騎侍郎典命中大夫車駕南伐肇上表諫止高祖不納尋遷太子中庶子肇謙素敦重文雅見任以父老求解官扶持高祖欲令遂祿養乃出爲本州南安王禎鎮北府長史帶魏郡太守王薨

復爲高陽王雍鎮北府長史太守如故爲政清簡加以臣贊歷佐二王甚有聲迹數年以父憂解任景明末徵爲廷尉少卿固辭乃授黃門侍郎遷散騎常侍黃門如故兼侍中爲畿內大使黜陟善惡賞罰分明轉太府卿徙廷尉卿兼御史中尉黃門如故肇儒者動存名教直繩所舉莫非傷風敗俗持法仁平斷獄務於矜恕尚書令高肇世宗之舅爲百寮懾憚以肇名與已同欲令改易肇以高祖所賜秉志不許高肇甚銜之世宗嘉其剛梗盧昶之在胸山也肇諫曰胸山叢余僻在海濱山湖下墊民無居者於我非急於賊爲利爲利故必致死而

爭之非急故不得已而戰以不得已之衆擊必死之師
恐稽延歲月所費遂甚假令必得胸山徒致交爭終難
全守所謂無益之田也知賊將屢以宿豫求易胸山臣
愚謂此言可許胸山久捍危敝宜速審之若必如此宿
豫不征而自伏持此無用之地復彼舊有之疆兵役時
解其利爲大世宗將從之尋而昶敗遷侍中蕭衍軍主
徐玄明斬其青冀二州刺史張稷首以郁洲內附朝議
遣兵赴援肇表曰玄明之款雖奔救是當然事有損益
或憚舉而功多或因小而生患不可必也今六里胸山
地實接海陂湖下濕人不可居郁洲又在海中所謂雖
獲石田終無所用若不待連兵六里雖剋尚不可守況
方事連兵而爭非要也且六里於賊逾要去此閑遠若
以閑遠之兵攻逼近之衆其勢旣殊不可敵也災儉之
年百姓飢敝餓死者亦復不少何以得宜靜之辰興干
戈之役軍糧資運取濟無所唯見其損未覩其益且新
附之民服化猶近特須安帖不宜勞之勞則怨生怨生
則思叛思叛則不自安不安則擾動脫衆則連兵難解
事不可輕宜損茲小利不使大損世宗並不納大將軍
高肇伐蜀肇諫曰臣聞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兵
者凶器不得已而後用當今治雖太平論征未可何者

山東關右殘傷未復頻年水旱百姓空虛宜在安靜不宜勞役然往昔開拓皆因城主歸款故有征無戰今之據者雖假官號真偽難分或有怨於彼不可全信且蜀地險隘稱之自古鎮戍晏然更無異趣豈得虛承浮說而動大軍舉不慎始悔將何及討蜀之略願俟後圖世宗又不納肅宗卽位遷中書令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相州大中正出爲使持節加散騎常侍鎮東將軍相州刺史有惠政徵爲太常卿遷尚書右僕射固辭詔不許肇於吏事斷決不速主者諮呈反覆論叙有時不曉至於再三必窮其理然後下筆雖寵勢干請終無回撓方

正之操時人服之及領軍元乂之廢靈太后將害太傅清河王懌乃集公卿會議其事於時羣官莫不失色順旨肇獨抗言以爲不可終不下署正光元年八月卒年六十九詔給東國祕器朝服一襲賜帛七百匹肅宗舉哀於朝堂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諡文貞公肇外寬柔內剛直耽好經傳手不釋書治周易毛詩尤精三禮爲易集解撰冠婚儀白珪論詩賦表啓凡七十五篇皆傳於世謙廉不競曾撰儒碁以表其志焉清貧寡欲資仰俸祿而已肇之爲廷尉也世宗嘗私敕肇有所降恕肇執而不從曰陛下自能

魏書卷五十五 列傳 六
怒之豈足令臣曲筆也其執意如此及肅宗初近侍羣
官豫在奉迎者自侍中崔光已下並加封邑時封肇文
安縣開國侯邑八百戶肇獨曰子襲父位今古之常因
此獲封何以自處固辭不應論者高之

子祥字宗良頗有學歷祕書郎襲爵新泰伯遷通直郎
國子博士領尚書郎中肅宗以肇昔辭文安之封復欲
封祥祥守其父意卒亦不受又追論肇前議清河守正
不屈乃封祥高邑縣開國侯邑七百戶孝昌元年卒年
三十六贈征虜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幽州刺史謚曰文
子皓字賓多襲侍御史早卒

弟安居襲爵新泰伯武定中司空墨曹參軍齊受禪
爵例降

明根叔父矯中書博士濮陽鉅鹿二郡太守卒贈冠軍
將軍相州刺史

矯孫馥國子博士

馥弟思進尚書郎中

劉芳字伯文彭城人也漢楚元王之後也六世祖訥晉
司隸校尉祖該劉義隆征虜將軍青徐二州刺史父邕
劉駿兗州長史芳出後伯父遜之遜之劉駿東平太守
也邕同劉義宣之事身死彭城芳隨伯母房逃竄青州

會赦免舅元慶爲劉子業青州刺史沈文秀建威府司馬爲文秀所殺芳母子入梁鄒城慕容白曜南討青齊梁鄒降芳北徙爲平齊民時年十六南部尚書李敷妻司徒崔浩之弟女芳祖母浩之姑也芳至京師詣敷門崔耻芳流播拒不見之芳雖處窮窘之中而業尚貞固聰敏過人篤志墳典晝則傭書以自資給夜則讀誦終夕不寢至有易衣併日之敝而澹然自守不汲汲於榮利不感感於賤貧乃著窮通論以自慰焉芳常爲諸僧傭寫經論筆迹稱善卷直以一縑歲中能入百餘匹如此數十年賴以頗振由是與德學大僧多有還往時有南方沙門惠度以事被責未幾暴亡芳因緣聞知文明太后召入禁中鞭之一百時中官李豐主其始末知芳篤學有志行言之於太后太后微愧於心會蕭贖使劉纘至芳之族兄也擢芳兼主客郎與纘相接尋拜中書博士後與崔光宋弁邢產等俱爲中書侍郎俄而詔芳與產入授皇太子經遷太子庶子兼員外散騎常侍從駕洛陽自在路及旋京師恒侍坐講讀芳才思深敏特精經義博聞強記兼覽蒼雅尤長音訓辨析無疑於是禮遇日隆賞賚豐渥正除員外散騎常侍俄兼通直常侍從駕南巡撰述行事尋而除正王肅之來奔也高祖

雅相器重朝野屬目芳未及相見高祖宴羣臣於華林
肅語次云古者唯婦人有笄男子則無芳曰推經禮正
文古者男子婦人俱有笄肅曰喪服稱男子免而婦人
髻男子冠而婦人笄如此則男子不應有笄芳曰此專
謂凶事也禮初遭喪男子免時則婦人髻男子冠時則
婦人笄言俱時變而男子婦人免髻冠笄之不同也又
冠尊故奪其笄稱且互言也非謂男子無笄又禮內則
稱子事父母雞初鳴櫛纒笄總以茲而言男子有笄明
矣高祖稱善者久之肅亦以芳言爲然曰此非劉石經
邪昔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

焉芳音義明辨疑者皆往詢訪故時人號爲劉石經酒
闌芳與肅俱出肅執芳手曰吾少來留意三禮在南諸
儒亟共討論皆謂此義如吾向言今聞往釋此平
之惑芳理義精通類皆如是高祖遷洛路由朝歌見殷
比干墓愴然悼懷爲文以弔之芳爲注解表上之詔曰
覽卿注殊爲富博但文非屈宋理慙張賈既有雅致便
可付之集書詔以芳經學精洽超遷國子祭酒以母憂
去官高祖南征宛鄧起爲輔國將軍太尉長史從太尉
咸陽王禧攻南陽蕭鸞將裴叔業入寇徐州疆場之民
頗懷去就高祖憂之以芳爲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徐州

大中正行徐州事後兼侍中從征馬圈高祖崩於行宮
及世宗卽位芳手加衮冕高祖自襲斂暨于啓祖山陵
練除始末喪事皆芳撰定咸陽王禧等奉申遺旨令芳
入授世宗經及南徐州刺史沈陵外叛徐州大水遣芳
撫慰賑恤之尋正侍中祭酒中正並如故芳表曰夫爲
國家者罔不崇儒尊道學數爲先誠復政有質文茲範
不易諒由萬端資始衆務稟法故也唐虞已往典籍無
據隆周以降任居虎門周禮大司樂云師氏掌以媿詔
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之事以教國子弟蔡氏
勸學篇云周之師氏居虎門左敷陳六藝以教國子今

之祭酒卽周師氏洛陽記國子學宮與天子宮對太學
在開陽門外案學記云古之王者建國親民教學爲先
鄭氏注云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
庠序之官由斯而言國學在內太學在外明矣案如洛
陽記猶有仿像臣愚謂今旣徙縣崧瀍皇居伊洛宮闕
府寺僉復故趾至於國學豈可舛替校量舊事應在宮
門之左至如太學基所炳在仍舊營構又云太和二十
年發敕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臣案自周已上學惟
以二或尚西或尚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爰暨周室學
蓋有六師氏居內太學在國四小在郊禮記云周人養

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禮又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注云四學周四郊之虞庠也案大戴保傳篇云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帝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帝入太學承師而問道周之五學於此彌彰案鄭注學記周則六學所以然者注云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官此其證也漢魏已降無復四郊謹尋先旨宜在四門案王肅注云天子四郊有學去王都五十里考之鄭氏不云遠近今太學故坊基趾寬曠四郊別置相去遼闊檢督難周計太學坊并作四門猶爲太

廣以臣愚量同處無嫌且今時制置多循中代未審四學應從古不求集名儒禮官議其定所從之遷中書令祭酒如故出除安東將軍青州刺史爲政儒緩不能禁止姦盜廉清寡欲無犯公私還朝議定律令芳斟酌古今爲大議之主其中損益多芳意也世宗以朝儀多闕其一切諸議悉委芳脩正於是朝廷吉凶大事皆就諮訪焉轉太常卿芳以所置五郊及日月之位去城里數於禮有違又靈星周公之祀不應隸太常乃上疏曰臣聞國之大事莫先郊祀郊祀之本寔在審位是以列聖格言彪炳綿籍先儒正論昭著經史臣學謝全經業乖

通古豈可輕薦瞽言妄陳管說竊見所置壇祠遠近之
宜考之典制或未允衷旣曰職司請陳膚淺孟春令云
其數八又云迎春於東郊盧植云東郊八里之郊也賈
逵云東郊木帝太昊八里許慎云東郊八里郊也鄭玄
孟春令注云王居明堂禮曰王出十五里迎歲蓋殷禮
也周禮近郊五十里鄭玄別注云東郊去都城八里高
誘云迎春氣於東方八里郊也王肅云東郊八里因木
數也此皆同謂春郊八里之明據也孟夏令云其數七
又云迎夏於南郊盧植云南郊七里郊也賈逵云南郊
火帝炎帝七里許慎云南郊七里郊也鄭玄云南郊去
都城七里高誘云南郊七里之郊也王肅云南郊七里
因火數也此又南郊七里之審據也中央令云其數五
盧植云中郊五里之郊也賈逵云中央黃帝之位并南
郊之季故云兆五帝於四郊也鄭玄云中郊西南未地
去都城五里此又中郊五里之審據也孟秋令云其數
九又曰迎秋於西郊盧植云西郊九里郊賈逵云西郊
金帝少皞九里許慎云西郊九里郊也鄭玄云西郊去
都城九里高誘云西郊九里之郊也王肅云西郊九里
因金數也此又西郊九里之審據也孟冬令云其數六
又云迎冬於北郊盧植云北郊六里郊也賈逵云北郊

水帝顓頊六里許慎云北郊六里郊也鄭玄云北郊去都城六里高誘云北郊六里之郊也王肅云北郊六里因水數也此又北郊六里之審據也宋氏舍文嘉注云周禮王畿千里二十分其一以爲近郊近郊五十里倍之爲遠郊迎王氣蓋於近郊漢不設王畿則以其方數爲郊處故東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在西南未地五里祭祀志云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採元始中故事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此又漢世南北郊之明據也今地祇準此至如三十里之郊進乖鄭玄所引殷周二代之據退違漢魏所行故事凡邑外曰郊今計四郊各以郭門爲限里數依上禮朝拜日月皆於東西門外今日月之位去城東西路各三十竊又未審禮又云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今計造如上禮儀志云立高禘祠于城南不云里數故今仍舊靈星本非禮事兆自漢初專爲祈田恒隸郡縣郊祀志云高祖五年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牲用太牢縣邑令長得祠晉祠令云郡縣國祠稷社先農縣又祠靈星此靈星在天下諸縣之明據也周公廟所以別在洛陽者蓋姬旦創成洛邑故傳世洛陽崇祠不絕以彰厥庸夷齊廟者亦世爲洛陽界內神祠今並移太

常恐乖其本天下此類甚衆皆當部郡縣脩理公私施
之禱請竊惟太常所司郊廟神祇自有常限無宜臨時
斟酌以意若遂尙妄營則不免淫祀二祠在太常在洛
陽於國一也然貴在審本臣以庸蔽謬忝今職考括墳
籍博採羣議旣無異端謂粗可依據今玄冬務隙野罄
人閑遷易郊壇二三爲便詔曰所上乃有明據但先朝
置立已久且可從舊先是高祖於代都詔中書監高閭
太常少卿陸琇并公孫崇等十餘人脩理金石及八音
之器後崇爲太樂令乃上請尚書僕射高肇更共營理
世宗詔芳共主之芳表以禮樂事大不容輒決自非博
延公卿廣集儒彥討論得失研窮是非則無以垂之萬
葉爲不朽之式被報聽許數旬之間頻煩三議于時朝
士頗以崇專綜旣久不應乖謬各嘿然無發論者芳乃
探引經誥搜括舊文共相難質皆有明據以爲盈縮有
差不合典式崇雖示相酬答而不會問意卒無以自通
尚書述奏仍詔委芳別更考制於是學者彌歸宗焉芳
以社稷無樹又上疏曰依合朔儀注日有變以朱絲爲
繩以繞係社樹三匝而今無樹又周禮司徒職云設其
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社之所宜木鄭玄注云
所宜木謂若松栢栗也此其一證也又小司徒封人職

云掌設王之社壇爲畿封而樹之鄭玄注云不言稷者王主於社稷社之細也此其二證也又論語曰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是乃土地之所宜也此其三證也又白虎通云社稷所以有樹何也尊而識之也使民望見卽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案此正解所以有樹之義了不論有之與無也此其四證也此云社稷所以有樹何然則稷亦有樹明矣又五經通義云天子太社王社諸侯國社侯社制度柰何曰社皆有垣無屋樹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生萬物萬物莫善於木故樹木也此其五證也此最其丁寧

備解有樹之意也又五經要義云社必樹之以木周禮司徒職曰班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尚書逸篇曰太社惟松東社惟栢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此其六證也此又太社及四方皆有樹別之明據也又見諸家禮圖社稷圖皆畫爲樹唯誠社誠稷無樹此其七證也雖辨有樹之據猶未正所植之木按論語稱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便是世代不同而尚書逸篇則云太社惟松東社惟栢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如此便以一代之中而五社各異也愚以爲宜植以松何以言之逸書云太社惟松今者植松不慮失禮惟

稷無成證乃社之細蓋亦不離松也世祖從之芳沈雅
 方正槩尚甚高經傳多通高祖尤器敬之動相顧訪太
 子恂之在東宮高祖欲為納芳女芳辭以年貌非宜高
 祖歎其謙慎更敕芳舉其宗女芳乃稱其族子長文之
 女高祖乃為恂聘之與鄭懿女對為左右孺子焉崔光
 於芳有中表之敬每事詢仰芳撰鄭玄所注周官儀禮
 音于寶所注周官音王肅所注尚書音何休所注公羊
 音范甯所注穀梁音韋昭所注國語音范曄後漢書音
 各一卷辨類三卷徐州人地錄二十卷急就篇續注音
 義證三卷毛詩箋音義證十卷禮記義證十卷周官儀

禮儀證各五卷崔光表求以中書監端讓芳世宗不許延
 昌二年卒年六十一詔賜帛四百匹贈鎮東將軍徐州
 刺史諡文貞

長子懌字祖欣雅有父風頗好文論歷徐州別駕兗州
 左軍府長史司空諮議參軍屢為行臺出使所歷皆有
 當官之稱轉通直散騎常侍徐州大中正行郢州事尋
 遷安南將軍大司農卿卒贈鎮東將軍徐州刺史諡曰
 簡無子弟厥以第三子琰為後

琰天平中走江南武定末歸國賜爵臨穎縣子
 懌弟厥字景興好學彊立善事當世高肇之盛及清河

王懌爲宰輔廡皆與其子姪交遊往來靈太后臨朝又與太后兄弟往還相好太后令廡以詩賦授弟元吉歷尙書郎太尉屬中書侍郎冠軍將軍行南青州事尋徵安南將軍光祿大夫孝莊初除國子祭酒復以本官行徐州事前廢帝時除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出帝初除散騎常侍遷驃騎大將軍復領國子祭酒出帝於顯陽殿講孝經廡爲執經雖訓答論難未能精盡而風采音制足有可觀尋兼都官尙書又兼殿中尙書及出帝入關齊獻武王至洛責廡而誅之時年五十二

子隲字子昇少有風氣頗涉文史弱冠州辟主簿奉使

詣闕見莊帝於顯陽殿問以邊事隲應對閑敏帝善之遂敕除員外散騎侍郎出補徐州開府從事中郎父廡之死隲率勒鄉部赴兗州與刺史樊子鵠抗禦王師每戰流涕突陳城陷擒送晉陽齊獻武王矜而赦之文襄王之爲儀同開府以隲爲屬本州大中正武定初轉中書舍人加安東將軍於時與蕭衍和通隲前後受敕接對其使十六人出爲司徒右長史未幾遷左長史六年受使兗州行達東郡暴疾卒時人嗟惜之追贈本將軍南青州刺史

廡弟悅永安中開府記室

悅弟馘武定中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馘弟粹徐州別駕朱衣直閣粹少尚氣俠兄歿死粹招合部曲就兗州刺史樊子鵠謀應關西大將軍攻討城陷殺之

芳叔撫之孫思祖勇健有將略高祖末入朝歷羽林監梁沛二郡太守員外常侍屢爲統軍南征累著功捷任滅王之圍鍾離也蕭衍遣其冠軍將軍張惠紹及彭龕張豹子等率衆一萬送糧鍾離時思祖爲平遠將軍領兵數千邀衍餉軍於邵陽遣其長史元少騎一千於鍾離之北遏其前鋒錄事參軍繆琰掩其後思祖身率

精銳橫衝其陳三軍合擊大破之擒惠紹及衍驍騎將軍祁陽縣開國男趙景悅悅弟寧遠將軍景脩寧遠將軍梅世和屯騎校尉任景攸長水校尉邊欣越騎校尉賈慶真龍驤將軍徐敞等俘斬數千人尚書論功擬封千戶侯思祖有二婢美姿容善歌舞侍中元暉求之不得事遂停寢後除揚烈將軍遼西太守思祖於路叛奔蕭衍衍以思祖爲輔國將軍北徐州刺史領寇淮北數年而死

纘子晰歷蕭衍琅邪東莞二郡太守戍朐山朐山人王萬壽斬晰送首以朐山內附并晰子玆於京師數年後

以猷爲給事中汝陽太守正光初自郡南叛

芳從子懋字仲華祖泰之父承伯仕於劉彧並有名位懋聰敏好學博綜經史善草隸書多識奇字世宗初入朝拜員外郎遷尚書外兵郎中加輕車將軍芳甚重之凡所撰制朝廷軌儀皆與參量尚書博議懋與殿中郎袁翻常爲議主達於從政臺中疑事咸所訪決受詔參議新令性沈雅厚重善與人交器宇淵曠風流甚美時論向之尚書李平與之結莫逆之友遷步兵校尉領郎中兼東宮中舍人轉員外常侍鎮遠將軍領考功郎中立考課之科明黜陟之法甚有條貫肅宗初大軍攻硤

石懋爲李平行臺郎中城拔懋頗有大功太傅清河王懌愛其風雅常目而送之曰劉生堂堂搢紳領袖若天假之年必爲魏朝宰輔詔懋與諸才學之士撰成儀令懌爲宰相積年禮懋尤重令諸子師之遷太尉司馬熙平二年冬暴病卒家甚清貧亡之日徒四壁而已太傅懌及當時才儁莫不痛惜之贈持節前將軍南秦州刺史謚曰宣簡懋詩誄賦頌及諸文筆見稱於時又撰諸品物造作之始十五卷名曰物祖

子筠字士貞司員外散騎侍郎歷河南郡丞中散大夫徐州大中正祕書丞天平初卒贈前將軍徐州刺史

子規早卒

筠弟筇字士文少而聰惠年十二詣尚書王衍衍與語大奇之遂與太傅李延寔祕書李凱上疏薦之拜祕書郎筇亦善士興和元年卒年二十八無子兄子矩繼懋從叔元孫養志丘園不求聞達高祖幸彭城起家拜蘭陵太守治以清白爲名卒官

子長文高祖擢爲南兗州冠軍府長史帶譙郡太守被圍糧竭固節全城以功賜爵下邑子遷魯郡太守高祖爲太子恂納其女爲孺子卒

敬先弟徽奉朝請徐州治中

長文弟永字履南頗有將略累著征戰之勤歷位中散大夫龍驤將軍神龜中兼大鴻臚卿持策拜高麗王安還除范陽太守

芳族兄僧利輕財通俠甚得鄉情高祖幸徐州引見善之拜徐州別駕遷沛郡太守後遂從容鄉里不樂臺官積十餘年朝議慮其有二志徵拜輕車將軍羽林監卒官

長子世雄至太山太守

世雄弟世明字伯楚頗涉書傳自奉朝請稍遷蘭陵

太守彭城內史屬刺史元法僧以城外叛遂送蕭衍衍欲加封爵世明固辭不受頻請衍乞還衍聽之肅宗時徵爲諫議大夫孝莊末除征虜將軍南兗州刺史時余朱世龍等威權自己四方怨叛城民王乞得逼劫世明據州歸蕭衍衍封世明開國縣侯食邑千戶征西大將軍郢州刺史又加儀同三司世明復辭不受固請北歸衍不奪其意乃躬餞之於樂遊苑世明既還奉送所持節身歸鄉里自是不復入朝常以射獵爲適興和三年卒於家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徐州刺史

子禕字彥英武定末冠軍將軍中散大夫

初蘭陵繆儼靈奇與彭城劉氏才望略等及彭城內附靈奇弟子承先隨薛安都至京師賜爵襄賁子尋還徐州數十年間了無從宦者世宗末承先子彥植襲爵見叙稍遷伏波將軍羽林監彥植恭慎長厚爲時所稱時滎陽鄭演仕劉彧爲琅邪太守屬徐州刺史薛安都將謀內附演贊成其事顯祖初入朝以功除冠軍將軍彭城太守洛陽侯後拜太中大夫改爵雲陽伯卒贈幽州刺史謚曰懿其子孫因此遂家彭泗

子長猷以父勲起家拜寧遠將軍東平太守尋轉沛郡入爲南主客郎中太尉屬襲爵雲陽伯車駕南伐旣剋

宛城拜長猷南陽太守及鑾輿將反詔長猷曰昔曹公
尅荊州留滿寵於後朕今委卿此郡兼統戎馬非直綏
初附以扞城相託特賜縑二百疋高祖崩於南陽斂於
其郡尋徵護軍長史世宗初壽春歸款兼給事黃門侍
郎持節宣慰及任城王爲揚州刺史詔長猷爲諮議參
軍帶安豐太守轉徐州武昌王府長史帶彭城內史徵
拜諫議大夫轉司徒諮議遷通直散騎常侍永平五年
卒諡曰貞侯

子廓襲卒

子元休襲興和中睢州刺史齊受禪爵例降

元休弟憑字元祐武定中司徒從事中郎

史臣曰游明根雅道儒風終受非常之遇以太和之盛
當乞言之重抑亦曠世一時肇旣聿脩克隆堂構正情
梗氣顛沛不渝辭爵主幼之年亢節臣權之日顧視羣
公其風固以遠矣劉芳矯然特立沈深好古博通洽識
爲世儒宗亦當年之師表也懋才流識學有名士之風
見重於世不虛然矣

魏書卷五十五終

魏書卷五十六

列傳第四十四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鄭羲 崔辯

鄭羲字幼麟滎陽開封人魏將作大匠渾之八世孫也
曾祖豁慕容垂太常卿父曄不仕娶于長樂潘氏生六
子粗有志氣而羲第六文學為優弱冠舉秀才尚書李
孝伯以女妻之高宗末拜中書博士天安初劉彧司州
刺史常珍奇據汝南來降顯祖詔殿中尚書元石為都

將赴之并招慰淮汝遣義參石軍事到上蔡珍奇率文武三百人來迎既相見議欲頓軍於汝北未即入城義謂石曰機事尚速今珍奇雖來意未可量不如直入其城奪其管籥據有府庫雖出其非意要以全制爲勝石從義言遂策馬徑入其城城中尚有珍奇親兵數百人在珍奇宅內石既尅城意益驕怠置酒嬉戲無警防之虞義謂石曰觀珍奇甚有不平之色可嚴兵設備以待非常其夜珍奇果使人燒府廂屋欲因救火作難以石有備乃止明日義齎白虎幡慰郭邑衆心乃定明年春又引軍東討汝陰劉彧汝陰太守張超城守不下石率

精銳攻之不克遂退至陳項議欲還軍長社待秋擊之諸將心樂早還咸稱善計義曰今張超驅市負檐石蟻聚窮城命不延月宜安心守之超食已盡不降當走可翹足而待成擒物也而欲棄還長社道塗懸遠超必修城深塹多積薪穀將來恐難圖矣石不納遂旋師長社至冬復往攻超超果設備無功而還歷年超死楊文長代戍食盡城潰乃剋之竟如義策淮北平遷中書侍郎延興初陽武人田智度年十五妖惑動衆擾亂京索以義河南民望爲州郡所信遣義乘傳慰諭義到宣示禍福重加募賞旬日之間衆皆歸散智度奔潁川尋見擒

斬以功賜爵平昌男加鷹揚將軍高祖初兼員外散騎
常侍假寧朔將軍陽武子使於劉準中山王叡寵幸當
世並置王官義爲其傅是後歷年不轉資產亦乏因請
假歸遂盤桓不返及李冲貴寵與義姻好乃就家徵爲
中書令文明太后爲父燕宣王立廟於長安初成以義
兼太常卿假滎陽侯具官屬詣長安拜廟刊石建碑於
廟門還以使功仍賜侯爵加給事中出爲安東將軍西
兗州刺史假南陽公義多所受納政以賄成性又嗇各
民有禮餉者皆不與杯酒鬻肉西門受羊酒東門酤賣
之以李冲之親法官不之糾也酸棗令鄭伯孫鄆城令
董騰別駕賈德治中申靈度並在任廉貞勤恤百姓義
皆申表稱薦時論多之文明太后爲高祖納其女爲嬪
徵爲祕書監太和十六年卒贈帛五百疋尚書奏諡曰
宣詔曰蓋棺定諡先典成式激揚清濁治道明範故何
曾幼孝良史不改繆醜之名賈克寵晉直士猶立荒公
之稱義雖宿有文業而治闕廉清稽古之効未光於朝
策昧貨之談已形於民聽諡以善問殊乖其衷又前歲
之選匪由備行克舉自荷後任勲績未昭尚書何乃情
遺至公愆違明典依諡法博聞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
靈可贈以本官加諡文靈

長子懿字景伯涉歷經史善當世事解褐中散尚書郎
稍遷驃騎長史尚書吏部郎太子中庶子襲爵滎陽伯
懿閑雅有治才爲高祖所器遇拜長兼給事黃門侍郎
司徒左長史世宗初以從弟思和同咸陽王禧之逆與
弟通直常侍道昭俱坐總親出禁拜太常少卿加冠軍
將軍出爲征虜將軍齊州刺史尋進號平東將軍懿好
勸課善斷決雖不潔清義然後取百姓猶思之永平三
年卒贈本將軍兗州刺史諡曰穆

子恭業襲爵武定三年坐與房子遠謀逆伏誅

懿弟道昭字僖伯少而好學綜覽羣言初爲中書學生
遷祕書郎拜主文中散徒員外散騎侍郎祕書丞兼中
書侍郎從征沔漢高祖饗侍臣於懸瓠方丈竹堂道昭
與兄懿俱侍坐焉樂作酒酣高祖乃歌曰白日光天兮
無不曜江左一隅獨未照彭城王勰續歌曰願從聖明
兮登衡會萬國馳誠混內外鄭懿歌曰雲雷大振兮天
門闢率土來賓一正歷邢巒歌曰舜舞干戚兮天下歸
文德遠被莫不思道昭歌曰皇風一鼓兮九地匝戴日
依天清六合高祖又歌曰遵彼汝墳兮昔化貞未若今
日道風明宋弁歌曰文王政教兮暉江沼寧如大化光
四表高祖謂道昭曰自比遷務雖猥與諸才雋不廢詠

綴遂命邢巒總集叙記當尔之年卿頻丁艱禍每眷文
席常用慨然尋正除中書郎轉通直散騎常侍北海王
詳爲司徒以道昭與琅邪王秉爲諮議參軍遷國子祭
酒道昭表曰臣竊以爲崇治之道必也須才養才之要
莫先於學今國子學堂房粗置弦誦闕尔城南太學漢
魏石經丘墟殘毀藜藿蕪穢遊兒牧豎爲之歎息有情
之輩實亦悼心況臣親司而不言露伏願天慈回神紆
眄賜垂鑒察若臣微意萬一合允求重勅尚書門下考
論營制之模則五雍可翹立而興毀銘可不日而就樹
舊經於帝京播茂範於不朽斯有天下者之美業也不

從廣平王懷爲司州牧以道昭與宗正卿元匡爲州都
道昭又表曰臣聞唐虞啓運以文德爲本殷周致治以
道藝爲先然則禮樂者爲國之基不可斯須廢也是故
周敷文教四海宅心魯秉周禮彊齊歸義及至戰國紛
紜干戈遞用五籍灰焚羣儒坑殄賊仁義之經貴戰爭
之術遂使天下分崩黔黎荼炭數十年間民無聊生者
斯之由矣爰暨漢祖於行陳之中尚優引叔孫通等光
武中興於撥亂之際乃使鄭衆范升校書東觀降逮魏
晉何嘗不殷勤於篇籍篤學於戎伍伏惟大魏之興也
雖羣凶未殄戎馬在郊然猶招集英儒廣開學校用能

闡道義於八荒布盛德於萬國教靡不懷風無不偃今者乘休平之基開無疆之祚定鼎伊瀍惟新寶曆九服感至德之和四垠懷擊壤之慶而蠢余閩吳阻化江湫先帝爰震武怒戎車不息而停鑿佇蹕留心典墳命故御史中尉臣李彪與吏部尚書任城王澄等妙選英儒以宗文教澄等依旨置四門博士四十人其國子博士太學博士及國子助教宿已簡置伏尋先旨意在速就但軍國多事未遑營立自今迄今垂將一紀學官凋落四術寢廢遂使碩儒耆德卷經而不談俗學後生遺本而逐末進競之風寔由於此矣伏惟陛下欽明文思玄鑒洞遠越會未款務脩道以來之遐方後服敷文教而懷之垂心經素優柔墳籍將使化越軒唐德隆虞夏是故屢發中旨敦營學館房宇旣脩生徒未立臣學陋全經識蔽篆素然往年刪定律令謬預議筵謹依準前脩尋訪舊事參定學令事訖封呈自今迄今未蒙報判但廢學歷年經術淹滯請學令并制早勅施行使選授有依生徒可準詔曰具卿崇儒敦學之意良不可言新令尋班施行無遠可謂職思其憂無曠官矣道昭又表曰竊惟鼎遷中縣年將一紀縉紳褫業俎豆闕聞遂使濟濟明朝無觀風之美非所以光國宣風納民軌義臣自

往年以來頻請學令並置生員前後累上未蒙一報故當以臣識淺濫官無能有所感悟者也館宇既脩生房粗構博士見員足可講習雖新令未班請依舊權置國子學生漸開訓業使搆教有章儒風不墜後生覩徒義之機學徒崇知新之益至若孔廟既成釋奠告始揖讓之容請俟令出不報遷祕書監滎陽邑中正出爲平東將軍光州刺史轉青州刺史將軍如故復入爲祕書監加平南將軍熙平元年卒贈鎮北將軍相州刺史謚曰文恭道昭好爲詩賦凡數十篇其在二州政務寬厚不任威刑爲吏民所愛

子嚴祖頗有風儀粗觀文史歷通直郎通直常侍輕躁薄行不脩士業傾側勢家乾沒榮利閨門穢亂聲滿天下出帝時御史中尉綦雋劾嚴祖與宗氏從姊姦通人士咸恥言之而嚴祖聊無愧色孝靜初除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鴻臚卿出爲北豫州刺史仍本將軍罷州還除鴻臚卿卒贈都督豫兗潁三州諸軍事

闕二

將軍司

空公豫州刺史

嚴祖弟敬祖性亦麤疎起家著作佐郎鄭儼之敗也爲鄉人所害

敬祖弟述祖武定中尚書

述祖弟遵祖祕書郎卒贈輔國將軍光州刺史

遵祖弟順卒於太常丞自靈太后預政姪風稍行及元
義擅權公爲姦穢自此素族名家遂多亂雜法官不加
糾治婚宦無貶於世有識咸以歎息矣義五兄長白麟
次小白次洞林次叔夜次連山並恃豪門多行無禮鄉
黨之內疾之若讎

白麟孫道慄隨郡太守

小白中書博士

子胤伯有當世器幹自中書博士遷侍郎轉司空長史
高祖納其女爲嬪出爲建威將軍東徐州刺史轉廣陵
王征東府長史帶齊郡內史卒於鴻臚少卿諡曰簡

子希儁未官而亡

子道育武定中開封太守

希儁弟幼儒好學脩謹時望甚優丞相高陽王雍以女
妻之歷尚書郎通直郎司州別駕有當官之稱卒贈散
騎常侍安東將軍兗州刺史諡景幼儒亡後妻淫蕩兇
悖肆行無禮子敬道敬德並亦不才俱走於關右幼儒
從兄伯猷每謂所親曰從弟人才足爲令德不幸得如
此婦今死復重死可爲悲嘆

胤伯弟平城太尉諮議廣陵王羽納其女爲妃出爲東

平原太守性清狂使酒爲政貪殘卒贈征虜將軍南青
州刺史

長子伯猷博學有文才早知名舉司州秀才以射策高
第除幽州平北府外兵參軍轉太學博士領殿中御史
與當時名勝咸申遊款肅宗釋奠詔伯猷錄義安豐王
延明之征徐州也引爲行臺郎中事寧還都遷尚書外
兵郎中典起居注以軍功賜爵陽武子稍遷散騎常侍平東
將軍前廢帝初以舅氏超授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領國子祭酒久之爲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轉護軍將
軍元象初以本官兼散騎常侍使於蕭衍前後使人蕭
衍令其侯王於馬射之日宴對申禮伯猷之行衍令其
領軍將軍臧盾與之相接議者以此貶之使還除驃騎
將軍南青州刺史在州貪恠妻定豐王元延明女專爲
聚斂貨賄公行潤及親戚戶口逃散邑落空虛乃誣良
民云欲反叛籍其資財盡以入已誅其丈夫婦女配沒
百姓怨苦聲聞四方爲御史糾劾死罪數十條遇赦免
因以頓廢齊文襄王作相每誠厲朝士常以伯猷及崔
叔仁爲諭武定七年除太常卿其年卒年六十四贈驃
騎大將軍中書監兗州刺史

伯猷弟仲衡武定中儀同開府中郎

仲衡弟輯之解褐奉朝請領侍御史以軍功賜爵城臯男稍遷黎陽太守屬元顥入洛令其舅范遵鎮守滑臺與輯之隔岸相對遵潛軍夜渡規欲掩襲輯之率厲城民拒河擊之遵遂遁走朝廷嘉之除司州別駕尋轉司空長史遷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孝靜初除征南將軍東濟北太守帶肥城戍主男如故天平四年卒時年四十九贈都督北豫梁二州諸軍事驃騎將軍度支尚書北豫州刺史

輯之弟懷孝武定中司徒諮議

洞林字敬叔司州都官從事滎陽邑中正濮陽太守坐

貪穢除名

子籍字承宗徐州平東府長史

籍弟瓊字祖珍有彊幹之稱自太尉諮議為范陽太守治頗有聲卒贈太常少卿孝昌中弟儼寵要重贈安東將軍青州刺史瓊兄弟雍睦其諸娣姒亦咸相親愛閨門之內有無相通為時人所稱美

子道邕歿關西儼事在恩倖傳

敬叔弟士恭燕郡太守孝昌中因儼之勢除衛尉少卿尋遷左將軍瀛州刺史時葛榮寇竊河北州城淪陷不獲之鎮尋除征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又遷衛將軍右

光祿大夫永熙中卒贈驃騎將軍冀州刺史重贈尚書
左僕射諡曰貞

長子子貞司空掾遷從事中郎南兗州開府司馬

子貞弟子湛齊濟二州長史光祿大夫

子湛弟昭伯武定中東平太守

昭伯弟子嘉早卒

子大護武定中司空戶曹參軍

叔夜子伯夏司徒諮議東萊太守卒贈冠軍將軍太常

少卿青州刺史

子忠字周子右軍將軍鎮遠將軍卒贈平東將軍徐州

刺史

弟豪長水校尉東平原太守

伯夏弟謹字仲恭琅邪太守

子嵩賓歷尚書郎員外常侍稍遷至左光祿大夫卒

連山性嚴暴搃撻僮僕酷過人理父子一時為奴所害

斷首投馬槽下乘馬北逝其第二子思明驍勇善騎射

披髮率村義馳騎追之及於河奴乘馬投水思明止將

從不聽放矢乃自射之一發而中落馬隨流衆人擒執

至家嚮而殺之思明及弟思和並以武功自効思明至

驍騎將軍直閣將軍坐弟思和同元禧逆徙邊會赦卒

於家後贈冠軍將軍濟州刺史

子先護少有武幹解褐員外郎轉通直郎莊帝之居藩也先護深自結託及介朱榮稱兵向洛靈太后令先護與鄭季明等固守河梁先護聞莊帝卽位於河北遂開門納榮以功封平昌縣開國侯邑七百戶轉通常侍加鎮北將軍尋除前將軍廣州刺史假平南將軍當州都督時妖賊劉舉於濮陽起逆詔先護以本官爲東道都督討舉平之還鎮後元顥入洛莊帝北巡先護據州起義兵不受顥命顥遣上書令臨淮王彧率衆討之先護出城拒戰莊帝還京嘉其誠節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

督襄廣二州諸軍事鎮南將軍刺史如故進爵郡公增邑一千二百戶尋轉征西將軍東雍州刺史假車騎將軍當州都督常侍如故未之任又轉都督二豫東雍三州諸軍事征東將軍豫州刺史餘官如故又兼尚書右僕射二豫郢潁四州行臺尋除車騎將軍左衛將軍及介朱榮死徐州刺史介朱仲遠擁兵向洛前至東郡諸軍出討不能制之乃詔先護以本官假驃騎將軍大都督領所部與行臺楊昱同討之莊帝又遣都督賀拔勝討仲遠勝於陳降賊戰士離心尋聞京師不守先護部衆逃散遂竄伏於南境前廢帝初仲遠遣人招誘之旣

出而害焉出帝時贈持節都督青齊濟兗四州諸軍事
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開國如故

思和歷太尉中兵參軍同元禧之逆伏法

子康業通直郎出帝時坐事賜死

子彬武定末齊王相國中兵參軍

思和弟季長太學博士卒

子喬歷司州治中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

義叔父簡簡孫尚壯健有將略屢為統軍東西征討以

軍功賜爵汝陽男歷位尚書郎步兵校尉驍騎將軍遷

輔國將軍太尉司馬出為濟州刺史將軍如故為政寬

簡百姓安之卒贈本將軍豫州刺史諡曰惠

子貴賓襲解褐北海王國常侍員外散騎侍郎稍遷尚

書全部郎以公坐免官久之兼太尉屬卒贈征虜將軍

荊州刺史

子景裕襲武定末儀同開府行參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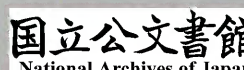
貴賓弟次珍卒於員外常侍贈安東將軍光州刺史

貴賓異母弟大倪小倪皆麤險薄行好為劫盜侵暴鄉

里百姓毒患之普泰中並為尔朱仲達所殺

尚從父兄雲字道漢歷鴈門濮陽二郡貪穢狼籍肅宗

時納賄劉騰得為龍驤將軍安州刺史坐遷舉受財為



御史所糾因暴病卒

雲從父兄子敬賓自祕書郎稍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魏郡太守金紫光祿大夫

子士淵司空行參軍

義從父兄德玄顯祖初自淮南內附拜滎陽太守

子穎考太和中復爲滎陽太守卒贈冠軍將軍豫州刺史開封侯諡曰惠

子洪建太尉祭酒同元禧之逆與弟祖育同伏法永安中特追贈平東將軍齊州刺史

子士機性識不周多有短失歷散騎侍郎司空從事中

郎中書郎卒

子道蔭武定末開府行參軍

祖育太尉祭酒亦特贈平東將軍豫州刺史

祖育弟仲明奉朝請稍遷太尉屬以公彊當世爲從弟儼所昵除滎陽太守儼慮世難欲以東道託之建義初仲明弟季明遇害河陰儼後歸之欲與起兵尋爲城民所殺

仲明兄洪健李冲女壻建義初莊帝以仲明舅氏之親其弟與謀扶戴仲明之死也且有奉國之意乃追封安平縣開國侯邑七百戶贈侍中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尚書左僕射雍州刺史

長子道門仲明初謀起義令道門說大都督李叔仁於大梁叔仁始欲同舉後聞莊帝已立叔仁子拔江乃斬道門建義中特贈立節將軍瓜州刺史

道門弟孝邕襲天保初爵隨例降

仲明弟季亮司徒城局參軍員外常侍卒贈散騎常侍撫軍將軍青州刺史

季亮弟季明釋褐太學博士正光中譙郡太守帶渦陽戍主頻爲蕭衍遣將攻圍兵糧寡少外援不接季明孤城自守卒得保全朝廷嘉之封安德縣開國伯邑七伯

戶累遷平東將軍光祿少卿武泰中潛通介朱榮謀奉莊帝及在河陽遂爲亂兵所害事寧追封南潁川郡開國公食邑千五百戶贈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司空公定州刺史

子昌襲武定末司徒城局參軍天保初爵隨例降

崔辯字神通博陵安平人學涉經史威儀整峻顯祖徵拜中書博士散騎侍郎平遠將軍武邑太守政事之餘專以勸學爲務年六十二卒贈安南將軍定州刺史諡曰恭

長子景儁梗正有高風好古博涉以經明行脩徵拜中

書博士歷侍御史主文中散受勅接蕭贖使蕭琛范雲
高祖賜名為逸後為員外散騎侍郎與著作郎韓興宗
參定朝儀雅為高祖所知重遷國子博士每有公事逸
常被詔獨進博士特命自逸始轉通直散騎常侍廷尉
少卿卒朝廷悼惜之贈以本官

子巨倫字孝宗幼孤及長歷涉經史有文學武藝以世
宗挽郎除冀州鎮北府墨曹參軍太尉記室參軍叔楷
為殷州巨倫仍為長史北道別將在州陷賊歛恤亡存
為賊所義葛榮聞其才名欲用為黃門侍郎巨倫心惡
之至五月五日會集官寮令巨倫賦詩巨倫乃曰五月

五日時天氣已大熱狗便呀欲死牛復吐出舌以此自
悔獲免未幾潛結死士數人夜中南走逢賊遊騎數百
俱恐不濟巨倫曰寧南死一寸豈北生一尺也便欺賊
曰吾受敕而行賊不信共爇火觀敕火未然巨倫手刃
賊帥餘人因與奮擊殺傷數十人賊乃四潰得馬數匹
而去夜陰失道惟看佛塔戶而行到洛朝廷嘉之授持
節別將北討初楷喪之始巨倫收殯倉卒事不周固至
是遂偷路改殯并竊家口以歸尋授國子博士莊帝卽
位假節中堅將軍東濮陽太守假征虜將軍別將時河
北紛梗人避賊多住郡界歲儉飢乏巨倫傾資贍恤務

相全濟時類高之元顥入洛據郡不從莊帝還宮行西
兗州事封漁陽縣開國男邑二百戶尋除光祿大夫三
年卒時年四十四

子武襲武定中懷州衛軍府錄事參軍齊受禪爵例降
初巨倫有姊明惠有才行因患眇一目內外親類莫有
求者其家議欲下嫁之巨倫姑趙國李叔胤之妻高明
慈篤聞而悲感曰吾兄盛德不幸早世豈令此女屈事
卑族乃爲子翼納之時人歎其義崔氏與翼書詩數十
首辭理可觀

逸弟模字叔軌身長八尺圍亦如之出後其叔雅有志
度起家奉朝請歷太尉祭酒尚書金部郎中太尉主簿
轉中郎遷太子家令以公事免神龜中詔復本資除冠
軍將軍中散大夫出除魯陽太守正光二年襄陽民密
求款附詔模爲別將隸淮南王世遵率衆赴之事覺模
焚襄陽邑郭而還坐不剋免官及蕭寶夤討關隴引模
爲西征別將屢有戰功除持節光祿大夫都督別道諸
軍事加安東將軍方俟醜奴遣將郝虎南侵模攻破其
營擒虎以功封槐里縣開國伯邑五百戶於時將督敗
歿者多模挫敵持重號爲名將後假征東將軍行岐州
事未幾擊賊入深沒於陳贈撫軍將軍相州刺史永熙

中追錄前勲又贈都督定相冀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相州刺史子士護

模弟楷字季則美風望性剛梗有當世幹具釋褐奉朝

請員外散騎侍郎廣平王懷文學正始中以王國官非

其人多被刑戮惟楷與楊昱以數諫獲免後為尚書左

主客郎中伏波將軍太子中舍人左中郎將以黨附高

肇為中尉所劾事在高聰傳楷性嚴烈能摧挫豪彊故

時人語曰莫德都買獬孤楷反反付崔楷於時冀定數州頻

遭水害楷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莫不以萬姓為心

故矜傷軫於造次求瘼結於寢興黎民阻飢唐堯致歎

衆庶斯饑帝乙罰已良以為政與農實繫民命水旱緣

茲以得濟夷險用此而獲安頃東北數州頻年淫雨長

河激浪洪波汨流川陸連濤原隰通望彌漫不已汎濫

為災戶無擔石之儲家有藜藿之色華壤膏腴變為舄

鹵菽麥禾黍化作藿蒲斯用痛心徘徊潛然佇立也昔

洪水為害四載流於夏書九土既平攸同紀自虞誥亮

由君之勤恤臣用劬勞日昊忘餐宵分廢寢伏惟皇魏

握圖臨宇惣契裁極道敷九有德被八荒槐階棘路實

維英哲虎門麟閣寔曰賢明天地函和日月光曜自比

定冀水潦無歲不飢幽瀛川河頻年汎溢豈是陽九厄

萬曆二十五年刊

魏書卷五十六

列傳

十七

會百六鍾期故以人事而然非爲運極昔魏國鹹鳥史起晒之茲地荒蕪臣實爲取不揆愚瞽輒敢陳之計水之湊下浸潤無間九河通塞屢有變改不可一準古法皆循舊隄何者河決瓠子梁楚幾危宣防旣建水還舊迹十數年間戶口豐衍又決屯氏兩川分流東北數郡之地僅得支存及下通靈鳴水田一路往昔膏腴十分病九邑居凋離墳并毀滅良由水大渠狹更不開瀉衆流壅塞曲直乘之所致也至若量其逶迤穿鑿涓澮分立隄塹所在疏通預決其路令無停蹙隨其高下必得地形土木參功務從便省使地有金隄之堅水有非常

之備鈎連相注多置水口從河入海遠邇逕迥瀉其壅渴泄此陂澤九月農罷量役計功十月昏正立匠表度縣遣能工麾畫形勢郡發明使籌察可否審地推岸辨其脉流樹板分崖練厥從往別使案檢分部是非瞰睇川原明審通塞當境脩治不勞役遠終春自罷未須久功卽以高下營田因於水陸水種秔稻陸藝桑麻必使室有久儲門豐餘積其實上葉禦災之方亦爲中古井田之利卽之近事有可比倫江淮之南地勢洿下雲雨陰霖動彌旬月遙途遠運惟用舟艫南畝畚菑微事耒耜而衆庶未爲饑色黔首罕有飢顏豈天德不均致地

偏罰故是地勢異圖有茲豐饒臣既鄉居水際目覩荒
殘每思鄭白屢想王李夙宵不寐言念皇家愚誠丹款
實希效力有心螢爝乞慙施行使數州士女無廢耕桑
之業聖世洪恩有賑飢荒之士鄴宰深笑息自一朝臣
之至誠申於今日詔曰頻年水旱爲患黎民阻飢靜言
念之吳不違食鑒此事條深協在慮但計畫功廣非朝
夕可合宜付外量聞事遂施行楷用功未就詔還追罷
久之京兆王繼爲大將軍西討引楷爲司馬還轉後將
軍廣平太守後葛榮轉盛諸將拒擊並皆失利孝昌初
加楷持節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兼尚書北道行臺尋轉
軍司未幾分定相二州四郡置殷州以楷爲刺史加後
將軍楷至州表曰竊惟殷州地實四衝居當五裂西通
長山東漸巨野頃國路康寧四方有截仍聚姦宄桴鼓
時鳴況今天長喪亂妖災間起定州逆虜趨趣北界鄴
下兇燼蠶噬腹心兩處犬羊勢足并合城下之戰匪暮斯
朝臣以不武屬此屏捍實思効力以弱敵彊析骸煮弩
固此忠節但基趾造創庶事茫然升儲尺刃聊自未有
雖欲竭誠莫知攸濟謹列所須兵仗請垂矜許必當虎
視一方遏其侵軼肅清境內保全所委詔付外量竟無
所給葛榮自破章武廣陽二王之後鋒不可當初楷將

之州人咸勸留家口單身述職楷曰貪人之祿憂人之事如一身獨往朝廷謂吾有進退之計將士又誰肯爲人固志也遂合家赴州三年春賊勢已逼或勸減小弱以避之乃遣第四女第三兒夜出旣而召寮屬共論之咸曰女郎出嫁之女郎君小未勝兵留之無益去復何損且使君在城家口尚多足固將士之意竊不足爲疑楷曰國家豈不知城小力弱也置吾死地令吾死耳一朝送免兒女將謂吾心不固虧忠全愛臧獲恥之況吾荷國重寄也遂命追還州旣新立了無禦備之具及賊來攻楷率力抗拒疆弱勢懸每勒兵士撫厲之莫不爭

奮咸稱崔公尚不惜百口吾等何愛身速戰半旬死者相枕力竭城陷楷執節不屈賊遂害之時年五十一長子士元舉茂才平州錄事參軍假征虜將軍防城都督隨楷之州州陷亦戰歿楷兄弟父子並死王事朝野傷歎焉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鎮軍將軍定州刺史永熙中又特贈侍中都督冀定相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

士元弟士謙士約並歿關西

士約弟士順儀同開府行參軍

士元息勵德武定中司徒城局參軍

史臣曰鄭義機識明悟為時所許懿兄弟風尚俱有可觀故能並當榮遇其濟美矣嚴祖穢薄忝其家世幼儒令問促年伯猷賄以敗業惜乎崔辯器業著聞位不遠到逸經明行高籍甚太和之日德優官薄仍世恨之模雄壯之烈楷忠貞之操殺身成義臨難如歸非大丈夫亦何能以若此

魏書卷五十六終

魏書卷五十七

列傳第四十五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李延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高祐 崔挺

高祐字子集小名次奴勃海人也本名禧以與咸陽王同名高祖賜名祐司空允從祖弟也祖展慕容寶青門郎太祖平中山內徙京師卒於三都大官父謹從世祖滅赫連昌以功拜游擊將軍賜爵南皮子與崔浩共參著作遷中書侍郎轉給事中冀青二州中正假散騎常

侍平東將軍脩縣侯使高麗卒贈安南將軍冀州刺史
假滄水公諡曰康祐兄祚襲爵東青州刺史祐博涉書
史好文字雜說材性通放不拘小節初拜中書學生轉
博士侍郎以祐招下邵郡羣賊之功賜爵建康子高宗
末兗州東郡吏獲一異獸獻之京師時人咸無識者詔
以問祐祐曰此是三吳所出厥名鮫鯉餘域率無今我
獲之吳楚之地其有歸國者乎又有人於零丘得玉印
一以獻詔以示祐祐曰印上有籀書二字文曰宋壽壽
者命也我獲其命亦是歸我之徵顯祖初劉義隆子義
陽王昶來奔薛安都等以五州降附時謂祐言有驗高
祖拜祕書令後與丞李彪等奏曰臣等聞典謨興話言
所以光著載籍作成事所以昭揚然則尚書者記言之
體春秋者錄事之辭尋覽前志斯皆言動之實錄也夏
殷以前其文弗具自周以降典章備舉史官之體文質
不同立書之旨隨時有異至若左氏屬詞比事兩致並
書可謂存史意而非全史體逮司馬遷班固皆博識大
才論叙今古曲有條章雖周達未兼斯寔前史之可言
者也至於後漢魏晉咸以放焉惟聖朝創制上古開基
長發自始均以後至於成帝其間世數久遠是以史弗
能傳臣等踈陋忝當史職披覽國記竊有志焉愚謂自

王業始基庶事草創皇始以降光宅中土宜依遷固大體令事類相從紀傳區別表志殊貫如此脩綴事可備盡伏惟陛下先天開物洪宣帝命太皇太后淳耀二儀惠和王度聲教之所漸洽風譯之所覃加固已義振前王矣加太和以降年未一紀然嘉符禎瑞備臻於往時洪功茂德事萃於曩世會稽佇玉牒之章岱宗想石記之列而祕府策勳述美未盡將令皇風大猷或闕而不載功臣懿績或遺而弗傳著作郎已下請取有才用者參造國書如得其人三年有成矣然後大明之德功光于帝篇聖后之勳業顯于皇策佐命忠貞之倫納言司直之士咸以備著載籍矣高祖從之高祖從容問祐曰比水旱不調五穀不熟何以止災而致豐稔祐對曰昔堯湯之運不能去陽九之會陛下道同前聖其如小旱何但當旌賢佐政敬授民時則災消穰至矣又問止盜之方祐曰昔宋鈞樹德害獸不過其鄉卓茂善教蝗蟲不入其境彼盜賊者人也苟訓之有方寧不易息當須宰守貞良則盜止矣祐又上疏云今之選舉不採職治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斯非盡才之謂宜停此薄藝棄彼朽勞唯才是舉則官方斯穆又勳舊之臣雖年勤可錄而才非撫人者則可加之以爵賞不宜委之以方

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高祖皆善
之加給事中冀州大中正餘如故時李彪專統著作祐
爲令時相關預而已出爲持節輔國將軍西兗州刺史
假東光侯鎮滑臺祐以郡國雖有太學縣黨宜有鬻序
乃縣立講學黨立教學村立小學又令一家之中自立
一碓五家之外共造一井以供行客不聽婦人寄舂取
水又設禁賊之方令五五相保若盜發則連其坐初雖
似煩碎後風化大行寇盜止息轉宋王劉昶傳以昔參
定律令之勤賜帛五百疋粟五百石馬一匹昶以其官
舊年耆雅相祗重妓妾之屬多以遺之拜光祿大夫傅
如故昶薨後徵爲宗正卿而祐留連彭城久而不赴於
是尚書僕射李冲奏祐散逸准徐無事稽命處刑三歲
以贖論詔免卿任還復光祿太和二十三年卒太常議
諡曰煬侯詔曰不遵上命曰靈可諡爲靈

子和璧字僧壽有學問中書博士早卒

和璧子顥字門賢學涉有時譽自司空參軍轉員外郎
襲爵建康子遷符璽郎中出爲冀州別駕未之任屬刺
史元愉據州反世宗遣尚書李平爲都督率衆討之平
以顥彼州領袖乃引爲錄事參軍仍領統軍軍機取捨
多與參決擒愉之後別黨千餘人皆將伏法顥以爲擁

逼之徒前許原免宜爲表陳請平從之於是咸蒙全濟
事定顥仍述職時軍旅之後因之飢饉顥爲綱紀務存
寬靜甚收時譽尋加陵江將軍坐事免久之除鎮遠將
軍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轉征虜將軍仍中散卒時年
四十九贈平東將軍滄州刺史諡曰惠

子德正襲武定中黃門侍郎

顥弟雅字興賢有風度自給事中稍遷司徒府錄事參
軍定州撫軍府長史卒年三十四天平中追贈散騎常
侍平北將軍冀州刺史

子德乾早有令問任城太守卒

雅弟諒字脩賢少好學多識強記居喪以孝聞太和末
京兆王愉開府辟召高祖妙簡行佐諒與隴西李仲尚
趙郡李鳳起等同時應選稍遷太尉主簿國子博士正光
中加驍騎將軍爲徐州行臺至彭城屬元法僧反叛逼
諒同之諒不許爲法僧所害時年四十一朝廷痛惜之
贈左將軍滄州刺史又下詔以諒臨危授命誠節可重
復贈使持節平北將軍幽州刺史贈帛二百匹優一子
出身諡曰忠侯三子長惠勝武定中司徒外兵參軍諒
造親表譜錄四十許卷自五世已下內外曲盡覽者服
其博記

祐弟欽幼隨從叔濟使於劉義隆還爲中書學生遷祕書中散年四十餘卒

子法永諸王從事中郎亦早亡

祐從父弟次同永安末撫軍將軍定州刺史

子乾邕永熙中司空公長樂郡開國公

乾邕弟敖曹天平中司徒公京兆郡開國公

崔挺字雙根博陵安平人也六世祖贊魏尚書僕射五

世祖洪晉吏部尚書父鬱濮陽太守挺幼居喪盡禮少

敦學業多所覽究推人愛士州閭親附焉每四時與鄉

人父老書相存慰辭旨款備得者榮之三世同居門有

禮讓於後頻值飢年家始分析挺與弟振推讓田宅舊

資惟守墓田而已家徒壁立兄弟怡然手不釋卷時穀

糴踊貴鄉人或有瞻者遺挺辭讓而受仍亦散之貧困

不爲畜積故鄉邑更欽歎焉舉秀才射策高第拜中書

博士轉中書侍郎以工書受勅於長安書文明太后父

燕宣王碑賜爵泰昌子轉登聞令遷典屬國下大夫以

參議律令賜布帛八百匹穀八百石馬牛各二尚書李

冲甚重之高祖以挺女爲嬪太和十八年大將軍宋王

劉昶南鎮彭城詔假立義將軍爲昶府長史以疾辭免

乃以王肅爲長史其被寄遇如此後除昭武將軍光州

刺史威恩並著風化大行十九年車駕幸兗州召挺赴
行在所及見引諭優厚又問挺治邊之略因及文章高
祖甚悅謂挺曰別卿已來倏焉二載吾所綴文已成一
集今當給卿副本時可觀之又顧謂侍臣曰擁旄者悉
皆如此吾何憂哉復還州及散騎常侍張彝兼侍中巡
行風俗見挺政化之美謂挺曰彝受使省方採察謠訟
入境觀政實愧清使之名州治舊披城西北數里有斧
山峯嶺高峻北臨滄海南望岱嶽一邦遊觀之地也挺
於頂上欲營觀宇故老曰此嶺秋夏之際常有暴雨迅
風巖石盡落相傳云是龍道恐此觀不可久立挺曰人
神相去何遠之有虬龍倏忽豈唯一路乎遂營之數年
間果無風雨之異挺既代卽爲風雹所毀於後作復尋
壤遂莫能立衆以爲善化所感時以犯罪配邊者多有
逃越遂立重制一人犯罪逋亡合門充役挺上書以爲
周書父子罪不相及天下善人少惡人多以一人犯罪
延及合門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豈
不哀哉辭甚雅切高祖納之先是內少鐵器用皆求之
他境挺表復鐵官公私有賴諸州中正本在論人高祖
將辨天下氏族仍亦訪定乃遙授挺本州大中正掖縣
有人年踰九十板輿造州自稱少曾充使林邑得一美

玉方尺四寸甚有光彩藏之海島垂六十歲忻逢明治
今願奉之挺曰吾雖德謝古人未能以玉爲寶遣船隨
取光潤果然竟不肯受仍表送京都世宗卽位累表乞
還景明初見代老幼泣涕追隨縑帛贈送挺悉不納散
騎常侍趙脩得幸世宗挺雖同州壤未嘗詣門北海王
詳爲司徒錄尚書事以挺爲司馬挺固辭不免世人皆
歎其屈而挺處之夷然於後詳攝選衆人競稱考第以
求遷叙挺終獨無言詳曰崔光州考級並未加授宜投
一牒當爲申請遽伯玉恥獨爲君子亦何故嘿然挺對
曰階級是聖朝大例考課亦國之恒典下官雖慙古賢
不伐之美至於自銜求進竊以羞之詳大相稱歎自爲
司馬詳未曾呼名常稱州號以示優禮四年卒時年五
十九其年冬贈輔國將軍幽州刺史諡曰景光州故吏
聞凶問莫不悲感共鑄八尺銅像於城東廣因寺起八
關齋追奉冥福其遺愛若此初崔光之在貧賤也挺贍
遺衣食常親敬焉又識邢巒宋弁於童稚之中並謂終
當遠致世稱其知人歷官二十餘年家資不益食不重
味室無綺羅閨門之內雍雍如也舊故多有贈賄諸子
推挺素心一無所受有子六人

長子孝芬字恭梓早有才識博學好文章高祖召見甚

嗟賞之李彪謂挺曰比見賢子謁帝旨諭殊優今當爲羣拜紀挺曰卿自欲善處人父子之間然斯言吾所不敢聞也司徒彭城王勰板爲行參軍後除著作郎襲父爵尚書令高肇親寵權盛子植除青州刺史啓孝芬爲司馬後除司徒記室參軍司空屬定州大中正長於剖判甚有能名府主任城王澄雅重之熙平中澄奏地制八條孝芬所參定也在府父之除龍驤將軍廷尉少卿孝昌初蕭衍遣將裴邃等寇淮南詔行臺酈道元都督河間王琛討之停師城父累月不進勅孝芬持節齎齊庫刀催令赴接城退而還荊州刺史李神儁爲蕭衍遣將攻圍詔加孝芬通直散騎常侍以將軍爲荊州刺史兼尚書南道行臺領軍司率諸將以援神儁因代焉於時州郡內戍悉已陷沒且路由三鵝賊已先據孝芬所統旣少不得徑進遂從弘農堰渠山道南入遣弟孝直輕兵在前出賊不意賊便奔散人還安堵肅宗嘉勞之并賚馬及綿絹等物後以元父之黨與盧同李獎等並除名徵還又孝芬爲廷尉之日章武王融以贓貨被劾孝芬按以重法及融爲都督北討鮮于脩禮於時孝芬弟孝演率勒宗從避賊於博陵郡城爲賊攻陷尋爲賊所害融乃密啓云孝演入賊爲王遂見收捕合家逃竄

遇赦乃出孝昌三年蕭衍將成景儁率衆逼彭城除孝芬寧朔將軍員外常侍兼尚書右丞爲徐州行臺孝芬將發入辭靈太后謂孝芬曰卿女今事我兒與卿便是親舊曾何相負而內頭元義車中稱此老嫗會須却之孝芬曰臣蒙國厚恩義無斯語假實有此誰能得聞若有聞知此於元義親密過臣遠矣乞對言者足辨虛實靈太后悵然意解乃有愧色景儁築柵造堰謀斷泗水以灌彭城孝芬率大都督李叔仁柴集等起戰景儁等力屈退走除孝芬安南將軍光祿大夫兼尚書爲徐兗行臺建義初太山太守羊侃據郡反遠引南賊圍逼兗州除孝芬散騎常侍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仍兼尚書東道行臺大都督刁宣馳往救援與行臺于暉接至便圍之侃突圍奔蕭衍餘悉平定永安二年莊帝聞元顥有內侵之計勅孝芬南赴徐州顥遂潛師向考城擒大都督濟陰王暉業乘勝徑進遣其後軍都督侯暄守梁國城以爲後援孝芬勒諸將馳往圍暄恐顥遣援乃急攻之晝夜不息五日暄突出擒斬之俘其卒三千餘人莊帝還宮授西兗州刺史將軍如故孝芬又倦外役固辭不行乃除太常卿普泰元年南陽太守趙脩延襲據荊州城囚刺史李琰之招引南寇除孝芬衛將軍

魏書卷五十七 列傳 十一
荆州刺史兼尚書南道行臺又除都督三荆諸軍事車
騎將軍假驃騎將軍孝芬已出次改授散騎常侍驃騎
將軍西兖州刺史太昌初兼殿中尚書尋除車騎大將
軍左光祿大夫仍尚書後加儀同三司兼吏部尚書出
帝入關齊獻武王至洛與尚書辛雄劉歊等並誅時年
五十沒其家口天平中乃免之孝芬博文口辯善談論
愛好後進終日忻然商確古今閒以嘲謔聽者忘疲所
著文章數十篇有子八人

長子勉字宣祖頗涉史傳有几案才正光初除大學博
士莊帝之爲御史中尉啓除侍御史永安初除建節將
軍尚書右中兵郎中後太尉豫章王瞞贊啓爲諮議參
軍郎中如故以舉人失衷爲中尉高道穆奏免其官普
泰中兼尚書左丞勉善附會世論以浮競譏之爲尚書
令介朱世隆所親待而尚書郎魏季景尤爲世隆知任
勉與季景內頗不穆季景陰求右丞奪勉所兼世隆啓
用季景勉遂悵快自失尋除安南將軍光祿大夫兼國
子祭酒典儀注太昌初除散騎常侍征東將軍金紫光
祿大夫定州大中正勅左右廂出入其家被收之際在
外逃免於後乃出見齊獻武王於晉陽王勞撫之天平
末王遣勉送勳貴妻子赴定州因得還家屬母李氏喪

亡勉哀號過性遇病卒時年四十七無子弟宣度以子龍後之

勉弟宣猷司徒中郎走於關西

宣猷弟宣度齊王儀同開府司馬

宣度弟宣軌頗有才學尚書考功郎中與弟宣質宣靜宣略並死於晉陽

孝芬弟孝暉字敬業少寬雅早著長者之風彭城王勰之臨定州辟爲主簿釋褐冀州安東府外兵參軍歷員外散騎侍郎寧朔將軍員外散騎常侍武泰初蠻首李洪劬動諸蠻詔孝暉持節爲別將隸都督李神軌討平

之介朱榮之害朝士孝暉與弟孝直攜家避難定陶孝莊初徵拜通直散騎常侍加征虜將軍尋除趙郡太守郡經葛榮離亂之後民戶喪亡六畜無遺斗粟乃至數縑民皆賣鬻兒女夏樵大熟孝暉勸民多收之郡內無牛教其人種招撫遺散先恩後威一周之後流民大至興立學校親加勸篤百姓賴之卒於郡時年四十九贈通直散騎常侍平東將軍瀛州刺史諡曰簡朝議謂爲未申復贈安北將軍定州刺史

子昂武定中尚書左丞兼度支尚書

孝暉弟孝演字則伯出繼伯父性通率美鬚髯姿貌魁

傑少無宦情沈浮鄉里河間王琛爲定州刺史以爲治
中晚除瀛州安西府外兵參軍因罷歸及鮮于脩禮起
逆孝演率宗屬保郡城爲賊攻陷賊以孝演民望悉移
衆心乃害之時年四十無子弟孝直以子士遊爲後
士遊儀同開府倉曹參軍

孝演弟孝直字叔廉身八尺眉目踈朗早有志尚起家
司空行參軍尋爲員外散騎侍郎宣威將仍以本官入
領直後轉寧遠將軍汝南王開府掾領直寢兄孝芬除
荊州詔孝直假征虜將軍別將摠羽林二千騎與孝芬
俱行孝直潛師徑進賊遂破走孝芬入城後蕭衍將曹

義宗仍在馬圈鼓動順陽蠻夷緣邊寇竊孝直率衆禦
之賊皆退散還轉直閣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尔朱兆入
洛孝直以天下未寧去職歸鄉里勸督宗人務行禮義
後除安東將軍光祿大夫太昌中又除衛將軍右光祿
大夫並辭不赴宗親勸孝直曰榮華人之所願何故陸
沈孝直不荅年五十八卒於鄉里顧命諸子曰吾才踈
效薄於國無功若朝廷復加贈諡宜循吾意不得祗受
若致干求則非吾子斂以時服祭勿殺生其子皆遵行
之有四子

長子士順儀同開府行參軍

孝真弟孝政字季讓十歲挺亡號哭不絕見者爲之悲傷操尚貞立博洽經史雅好辭賦喪紀之禮特所留情衣服制度手能執造太尉汝南王悅辟行參軍年四十九卒

子巖武定中員外常侍孝芬兄弟孝義慈厚弟孝演孝政先亡孝芬等哭泣哀慟絕內蔬食容貌損瘠見者傷之孝暉等奉孝芬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鷄鳴而起旦參顏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須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始挺兄弟同居孝芬叔振既亡之後孝芬等奉承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日夕溫清出入啓覲家事巨細一以諮決每兄弟出行有獲財物尺寸已上皆內李氏之庫四時分資李自裁之如此者二十餘歲撫從弟宣伯子朗如同氣焉挺弟振字延根少有學行居家孝友爲宗族所稱自中書學生爲祕書中散在內謹勅爲高祖所知出爲冀州咸陽王禧驃騎府司馬在任乂之太和二十年遷建威將軍平陽太守不拜轉高陽內史高祖南討徵兼尚書左丞留京振旣才幹被擢當世以爲榮後改定職令振本資惟擬五品詔曰振在郡著績宜有褒升除太子庶子景明初除長兼廷尉少卿振有公斷以明察稱河內

太守陸琇與咸陽王禧同謀為逆禧敗事發振窮治之時琇內外親黨及當朝貴要咸為之言振研覈切至終無縱緩遂斃之於獄其奉法如此正始初除龍驤將軍肆州刺史在任有政績還朝除河東太守永平中卒於郡時年五十九贈本將軍南兗州刺史諡曰定振歷官四十餘載考課恒為稱職議者善之

長子宣伯早喪

子勁字仲括驃騎參軍

宣伯弟子朗美容貌涉獵經史少溫厚有風尚以軍功起家襄威將軍員外散騎侍郎普泰中從兄孝芬為荊州請為車騎府司馬孝芬轉西兗州為驃騎府司馬大昌初冠軍將軍北徐州撫軍府長史固辭不獲免興和二年中尉高仲密引為侍御史尋加平西將軍武定中卒子道綱

挺從父弟元珍釋褐司徒行參軍稍遷司徒主簿趙郡王幹開府屬景明中荊州長史久之為司徒從事中郎有公平稱後遷中散大夫加征虜將軍正光末山胡作逆除平陽太守假右將軍為別將以討之頻破胡賊郡內以安武泰初改郡為唐州仍除元珍為刺史加右將軍以破胡勳賜爵涼城侯尔朱榮之趣洛也遣其都督

樊子鵠取唐州元珍與行臺酈暉拒守不從爲子鵠所
陷被害世咸痛之

子叔恭

挺從父弟瑜之字仲璉少孤有學業太和中釋褐奉朝
請廣陵王羽常侍累歷蕃佐入爲司空功曹叅軍事太
尉主簿遷冀州撫軍府長史後爲揚州平東府長史帶
南梁太守蕭衍義州刺史文僧明來降瑜之迎接有勳
賜爵高邑男孝昌初除鴻臚少卿三年卒年五十六贈
平北將軍瀛州刺史有三子

長子孟舒字長才襲父爵累遷平東將軍太中大夫興
和中除廣平太守卒贈中軍將軍殷州刺史贈平東將
軍諡曰康

孟舒弟仲舒武定末鄴縣令

仲舒弟季舒給事黃門侍郎

挺從祖弟脩和州主簿

子儉字元恭雅有器度歷太學博士終於符璽郅中

儉弟緒字仲穆定州撫軍府法曹叅軍

緒小弟孝忠侍御史祕書郎並有容貌無他才識

緒子子謙尚書郎

子謙弟子讓與侯景同反子謙坐以囚執遇病死於晉

陽

子讓弟子廉等並伏法

脩和弟敬邕性長者有幹用高祖時自司徒主簿轉尚書都官郎中所在稱職遷太子步兵校尉景明初母憂去職後中山王英南討引爲都督府長史加左中郎將以功賜爵臨淄男遷龍驤將軍大府少卿以本將軍出除管州刺史庫莫奚國有馬百匹因風入境敬邕悉令送還於是夷人感附熙平二年拜征虜將軍太中大夫神龜中卒年五十七贈左將軍濟州刺史諡曰恭子子盛襲爵除奉朝請

脩和從弟接字顯賓容貌魁偉放邁自高不拘常檢爲中書博士樂陵內史雅爲任城王澄所禮待及澄爲定州刺史接了無民敬王忻然容下之後爲冀州安東府司馬轉樂陵太守還鄉而卒

挺族子纂字叔則博學有文才景明中太學博士轉員外散騎侍郎襄威將軍旣不爲時知乃著無談子論後爲給事中延昌中除梁州征虜府長史熙平初爲寧遠將軍廷尉正每於大獄多所據明有當官之譽時太原王靜自廷尉監遷少卿纂恥居其下乃與靜書辭氣抑揚無上下之體又啓求解任乃除左中即將領尚書三

公郎中未幾以公事免後為洛陽令正光中卒年四十五贈司徒左長史凡所製文多行於世

長子史武定末儀同府長流參軍

纂兄穆寬雅有度量州辟主簿卒

子選武定末度支尚書兼右僕射

纂弟融字脩業奉朝請尚書令高肇出討巴蜀引為統

軍還除員外散騎侍郎正光中定州別駕年四十二卒

子鴻翻郡功曹

纂從祖弟遊字延叔少有風槩釋褐奉朝請稍遷太尉

主簿江州刺史陳伯之啓為司馬還除奉車都尉大都

督中山王英征義陽引為錄事參軍尋轉司馬及英敗

於鐘離遊坐徙秦州久而得還大將軍高肇西征引為

統軍除步兵校尉遷豫州征虜府長史未幾除征虜將

軍北趙郡太守並有政績熙平末轉河東太守郡有鹽

戶常供州郡為兵子孫見丁從役遊矜其勞苦乃表聞

請聽更代郡內感之太學舊在城內遊乃移置城南閑

敞之處親自說經當時學者莫不勸慕號為良守以本將

軍遷涼州刺史以母憂解任正光中起除右將軍南秦

州刺史固辭不免先是州人楊松栢楊洛德兄弟數為

反叛遊至州深加招慰松栢歸款引為主簿稍以辭色

誘之兄弟俱至松栢既州之豪帥感遊恩遇獎諭羣氏咸來歸款且以過在前政不復自疑遊乃因宴會一時俱斬於是外人以其不信合境皆反正光五年夏秦州城人殺刺史李彥據州為逆數日之後遊知必不定謀欲出外尋為城人韓祖香孫祿攻於州館遊事窘登樓慷慨悲歎乃推下小女而殺之義不為羣小所辱也尋為祖香等所執害時年五十二永安中贈散騎侍郎鎮北將軍定州刺史

子伏護開府叅軍

史臣曰高祐學業優通知名前世儒俊之風門舊不隕諸子經傳之器加有捨生之節崔挺兄弟風操高亮懷文抱質歷事著稱見重於朝野繼世承家門族並著蓋所謂彼有人焉

魏書卷五十七終

魏書卷五十八

列傳第四十六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楊播

楊播字延慶自云恒農華陰人也高祖結仕慕容氏卒於中山相會祖珍太祖時歸國卒於上谷太守祖真河內清河二郡太守父懿延興末為廣平太守有稱績高祖南巡吏人頌之加寧遠將軍賜帛三百匹徵為選部給事中有公平之譽除安南將軍洛州刺史未之任而

卒贈以本官加弘農公諡曰簡播本字元休太和中高祖賜改焉母王氏文明太后之外姑播少修整奉養盡禮擢爲中散累遷給事領中起部曹以外親優賜亟加前後萬計進北部給事中詔播巡行北邊高祖親送及戶戒以軍略未幾除龍驤將軍員外常侍轉衛尉少卿常侍如故與陽平王頤等出漠北擊蠕蠕大獲而還高祖嘉其勲賜奴婢十口遷武衛將軍復擊蠕蠕至居然山而還除左將軍尋假前將軍隨車駕南討至鍾離師回詔播領步卒三千騎五百爲衆軍殿時春水初長賊衆大至舟艦塞川播以諸軍渡淮未訖嚴陳南岸身自居後諸軍渡盡賊衆遂集於是圍播乃爲圓陳以禦之身自搏擊斬殺甚多相拒再宿軍人食盡賊圍更急高祖在北而望之旣無舟舡不得救援水勢稍減播領精騎三百歷其舟舡大呼曰今我欲渡能戰者來賊莫敢動遂擁衆而濟高祖甚壯之賜爵華陰子尋除右衛將軍後從駕討崔慧景蕭衍於鄧城破之進號平東將軍時車駕耀威沔水上已設宴高祖與中軍彭城王勰賭射左衛元遙在勰朋內而播居帝曹遙射侯正中籌限已滿高祖曰左衛籌足右衛不得不解播對曰仰恃聖恩庶幾必爭於是彎弓而發其箭正中高祖笑曰養由

基之妙何復過是遂舉卮酒以賜播曰古人酒以養病
朕今賞卿之能可謂今古之殊也從到懸瓠除太府卿
進爵爲伯景明初兼侍中使恒州贍恤寒乏轉左衛將
軍出除安北將軍并州刺史固辭乃授安西將軍華州
刺史至州借民田爲御史王基所劾削除官爵延昌二
年卒于家子侃等停柩不葬披訴積年至熙平中乃贈
鎮西將軍雍州刺史并復其爵諡曰壯

侃字士業頗愛琴書尤好計畫時播一門貴滿朝廷見
姪早通而侃獨不交遊公卿罕有識者親明勸其出仕
侃曰苟有良田何憂晚歲但恨無才具耳年三十一襲

爵華陰伯釋褐太尉汝南王悅騎兵參軍揚州刺史長
孫稚請爲錄事參軍蕭衍豫州刺史裴邃治合肥城規
相掩襲密購壽春郭人李瓜花袁建等令爲內應邃已
纂勒兵士有期日矣而慮壽春疑覺遂謬移云魏始於
馬頭置戍如聞復欲修白捺舊城若爾便稍相侵逼此
亦須營歐陽設交境之備令板卒已集唯聽信還佐寮
咸欲以實答之云無修白捺意而侃曰白捺小城本非
形勝邃好小黠令集兵遣移虛構是言得無有別圖也
稚深悟之乃云錄事可造移報侃移曰彼之纂兵想別
有意何爲妄構白捺也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勿謂秦無

人也遂得移謂已知覺便爾散兵瓜花等以期契不會
便相告發伏辜者十數家遂後竟襲壽春入羅城而退
遂列營於黎漿梁城日夕鈔掠稚乃奏侃爲統軍侃叔
椿爲雍州刺史又請爲其府錄事參軍帶長安令濟州
之務多所委決及蕭寶夤等軍敗北地功曹毛洪賓據
郡引寇抄掠渭北侃啓椿自出討之遂購募戰士信宿
之間得三千餘人銜枚夜進至馮翊郡西賊見大軍卒
至衆情離解洪賓遂通書送質乞求自效於是擒送宿
勤明達兄子賊署南平王烏過仁後雍州刺史蕭寶夤
據州反尚書僕射長孫稚討之除侃鎮遠將軍諫議大
夫爲稚行臺左丞尋轉通直散騎常侍軍次弘農侃白
稚曰昔魏武與韓遂馬超挾關爲壘勝負之理久而無
決豈才雄相類筭略抗行當以河山險阻難用智力今
賊守潼關全據形勝縱曹操更出亦無所騁奇必須北
取蒲坂飛棹西岸置兵死地人有鬪心華州之圍可不
戰而解潼關之賊必望風潰散諸處旣平長安自剋愚
計可錄請爲明公前驅稚曰薛脩義已圍河東薛鳳賢
又保安邑都督宗正珍孫停師虞坂久不能進雖有此
計猶用爲疑侃曰珍孫本行陳一夫因緣進達可爲人
使未可使人一旦受元帥之任處分三軍精神亂矣寧

堪圍賊河東治在蒲坂西帶河湄所部之民多在東境
脩義驅率壯勇西圍郡邑父老妻弱尚保舊村若率衆
一臨方寸各亂人人思歸則郡圍自解不戰而勝昭然
在目稚從之令其子彥等領騎與侃於弘農北渡所領
悉是騎士習於野戰未可攻城便據石錐壁侃乃班告
曰今且停軍於此以待步卒兼觀民情向背然後可行
若迭降名者各自還村候臺軍舉烽火各亦應之以明
降款其無應烽者卽是不降之村理須殄戮賞賚軍士
民遂轉相告報未實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
數百里內圍城之寇不測所以各自散歸脩義亦卽逃

遁長安平侃頗有力建義初除冠軍將軍東雍州刺史
其年州罷除中散大夫爲都督鎮潼關還朝除右將軍
岐州刺史屬元顥內逼詔以本官假撫軍將軍爲都督
率衆鎮大梁未發詔行北中郎將孝莊徙御河北執侃
手曰朕停卿蕃寄移住此者正爲今日但卿尊卑百口
若隨朕行所累處大卿可還洛寄之後圖侃曰此誠陛
下曲恩寧可以臣微族頓廢君臣之義固求陪從至建
州叙行從功臣自城陽王徽已下凡十人並增三階以
侃河梁之誠特加四階侃固辭乞同諸人又乃見許於
是除鎮軍將軍度支尚書兼給事黃門侍郎敷西縣開

國公食邑一千戶及車駕南還顥令蕭衍將陳慶之守北中城自據南岸有夏州義士爲顥守河中渚乃密信通款求破橋立效余朱榮率軍赴之及橋破應接不果皆爲顥所屠滅榮因悵然將爲還計欲更圖後舉侃曰未審明大王發并州之日已知有夏州義士指來相應爲欲廣申經略寧復帝基乎夫兵散而更合瘡愈而更戰持此收功自古不少豈可以一圖不全而衆慮頓廢今事不果乃是兩賊相殺則大王之利矣若今卽還民情失望去就之心何由可保未若召發民村惟多縛筏間以舟楫沿河廣布令數百里中皆爲渡勢首尾旣遠

顥復知防何處一旦得渡必立大功榮大笑曰黃門卽奏行此計於是余朱兆與侃等遂於馬渚楊南渡破顥子領軍將軍冠受擒之顥便南走車駕入都侃解尚書正黃門加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以濟河之功進爵濟北郡開國公增邑五百戶復除其長子師冲爲祕書郎時所用錢人多私鑄稍就薄小乃至風飄水浮米斗幾直一千侃奏曰昔馬援至隴西嘗上書求復五銖錢事下三府不許及援徵入爲虎賁中郎親對光武申釋其趣事始施行臣頃在雍州亦表陳其事聽人與官並鑄五銖錢使人樂爲而俗弊得改旨下尚書八座不許

以今況昔卽理不殊求取臣前表經御披析侃乃隨事
剖辨孝莊從之乃鑄五銖錢如侃所奏萬俟醜奴陷東
秦遂圍岐州扇誘巴蜀大都督尒朱天光率衆西伐詔
侃以本官使持節兼尚書僕射爲關右慰勞大使還朝
除侍中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莊帝將圖尒朱榮也侃
與其內弟李晞城陽王徽侍中李彧等咸預密謀尒朱
兆之入洛也侃時休沐遂得潛竄歸於華陰普泰初天
光在關西遣侃子婦父韋義遠招慰之立盟許恕其罪
侃從兄昱恐爲家禍令侃出應假其食言不過一人身
歿冀全百口侃往赴之秋七月爲天光所害太昌初贈

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

子純隋襲

播弟椿字延壽本字仲考太和中與播俱蒙高祖賜改
性寬謹初拜中散典御廐曹以端慎小心專司醫藥遷
內給事與兄播並侍禁闈又領蘭臺行職改授中部曹
析訟公正高祖嘉之及文明太后崩高祖五日不食椿
進諫曰陛下至性孝過有虞居哀五朝水漿不御羣下
惶灼莫知所言陛下荷祖宗之業臨萬國之重豈可同
匹夫之節以取僵仆且聖人之禮毀不滅性縱陛下欲
自賢於萬代其若宗廟何高祖感其言乃一進粥轉授

宮輿曹少卿加給事中出爲安遠將軍豫州刺史高祖自洛向豫幸其州館信宿賜馬十匹縑千匹遷冠軍將軍濟州刺史高祖自鍾離趣鄴至礮碣幸其州館又賜馬二匹縑千五百匹坐爲平原太守崔敞所訟廷尉論輒收市利費用官炭免官後降爲寧朔將軍梁州刺史初武興王楊集始爲楊靈珍所破降於蕭鸞至是率賊萬餘自漢中而北規復舊土椿領步騎五千出頓下辨貽書集始開以利害集始執書對使者曰楊使君此書除我心腹之疾遂領其部曲千餘人來降尋以母老解還後武都氏楊會反假椿節冠軍將軍都督西征諸軍事行梁州刺史與軍司羊祉討破之於後梁州運糧爲羣氏劫奪詔椿兼征虜將軍持節招慰尋以氏叛拜光祿大夫假平西將軍督征討諸軍事以討之還兼太僕卿秦州羗呂苟兒涇州屠各陳瞻等聚衆反詔椿爲別將隸安西將軍元麗討之賊入隴守蹊自固或謀伏兵山陁斷其出入待糧盡而攻之或云斬除山木縱火焚之然後進討椿曰並非計也此本規盜非有經略自王師一至無戰不摧所以深竄者正避死耳今宜勒三軍勿更侵掠賊必謂我見險不前心輕我軍然後掩其不備可一舉而平矣乃緩師不進賊果出掠乃以軍中驢

馬餌之不加討逐如是多日陰簡精卒銜枚夜襲斬贖
傳首氣正太僕卿加安東將軍初顯祖世有蠕蠕萬餘
戶降附居於高平薄骨律二鎮太和之末叛走略盡惟
有一千餘家太中大夫王通高平鎮將郎育等求徙置
淮北防其叛走詔許之慮不從命乃使椿持節往徙焉
椿以爲徙之無益上書曰臣以古人有言裔不謀夏夷
不亂華荒忽之人羈縻而已是以先朝居之於荒服之
間者正以悅近來遠招附殊俗亦以別華戎異內外也
今新附者衆若舊者見徙新者必不安不安必思土思
土則走叛狐死首丘其害方甚又此族類衣毛食肉樂
冬便寒南土濕熱往必將盡進失歸伏之心退非藩衛
之益徙在中夏而生後患愚心所見謂爲不可時八座
議不從遂徙於濟州緣河居之冀州元愉之難果悉浮
河赴賊所在抄掠如椿所策永平初徐州城人成景雋
以宿預叛詔椿率衆四萬討之不剋而返久之除都督
朔州撫冥武川懷朔三鎮三道諸軍事平北將軍朔州
刺史在州爲廷尉奏椿前爲太僕卿日招引細人盜種
牧田三百四十頃依律處刑五歲尚書邢巒據正始別
格奏椿罪應除名爲庶人注籍盜門同籍合門不仕世
宗以新律旣班不宜雜用舊制詔依寺斷聽以贖論尋

加撫軍將軍入除都官尚書監修白溝堤堰復以本將
軍除定州刺史自太祖平中山多置軍府以相威攝凡
有八軍軍各配兵五千食祿主帥軍各四十六人自中
原稍定八軍之兵漸割南戍一軍兵纔千餘然主帥如
故費祿不少椿表罷四軍減其帥百八十四人州有宗
子稻田屯兵八百戶年常發夫三千草三百車修補畦
堰椿以屯兵惟輸此田課更無徭役及至閑月卽應修
治不容復勞百姓椿亦表罷朝廷從之椿在州因治黑
山道餘功伐木私造佛寺役使兵力爲御史所劾除名
爲庶人正光五年除輔國將軍南秦州刺史時南秦州
反叛路又阻塞仍停長安轉授岐州復除撫軍將軍衛
尉卿轉左衛將軍又兼尚書右僕射馳駟詣并肆齎絹
三萬匹募召恒朔流民揀充軍士不行尋加衛將軍出
除都督雍南幽二州諸軍事本將軍雍州刺史又進號
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蕭寶夤元恒芝諸軍爲賊所敗
恒芝從渭北東渡椿使追之不止寶夤後至留於逍遙
園內收集將士猶得萬餘由是三輔人心頗得安帖于
時涇岐及幽悉已陷賊扶風以西非復國有椿乃鳩募
內外得七千餘人遣兄子錄事參軍侃率以防禦詔椿
以本官加侍中兼尚書右僕射爲行臺節度關西諸將

其統內五品已下郡縣須有補用者任卽擬授椿遇暴疾頻啓乞解詔許之以蕭寶夤代椿爲刺史行臺椿還鄉里遇子昱將還京師因謂曰當今雍州刺史亦不賢於蕭寶夤但其上佐朝廷應遣心膂重人何得任其牒用此乃聖朝百慮之一失且寶夤不藉刺史爲榮吾觀其得州喜悅不少至於賞罰云爲不依常憲恐有異心關中可惜汝今赴京稱吾此意以啓二聖并白宰相更遣長史司馬防城都督欲安關中正須三人耳如其不遣必成深憂昱還面啓肅宗及靈太后並不信納及寶夤邀害御史中尉酈道元猶上表自理稱爲椿父子所謗詔復除椿都督雍岐南幽三州諸軍事本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討蜀大都督椿辭以老病不行建義元年遷司徒公朱榮東封葛榮詔椿統衆爲後軍榮擒葛榮乃止永安初進位太保侍中給後部鼓吹元顯入洛椿子征東將軍昱出鎮滎陽爲顯所擒又椿弟順爲冀州刺史順子仲宣正平太守兄子侃弟子遁並從駕河北爲顯嫌疑以椿家世顯重恐失人望未及加罪時人助其憂怖或有勸椿攜家避禍椿曰吾內外百口何處逃竄正當坐任運耳莊帝還宮椿每辭遜不許上書頻乞歸老詔曰椿國之老成方所尊尚遽以高年

願言致仕顧懷舊德是以未從但告謁頻煩辭理彌固以茲難奪又所重違今便允其雅志可服侍中朝服賜服一具衣一襲八尺床帳几杖不朝乘安車駕駟馬給扶傳詔二人仰所在郡縣時以禮存問安否方幸詢訪良用憮然椿奉詔於華林園帝下御座執椿手流淚曰公先帝舊臣實爲元老今四方未寧理須諮訪但高尚其志決意不留旣難相違深用悽愴椿亦歔歔欲拜莊帝親執不聽於是賜以絹布給羽林衛送羣公百寮餞於城西張方橋行路觀者莫不稱歎椿臨行誡子孫曰我家入魏之始卽爲上客給田宅賜奴婢馬牛羊遂成富室自爾至今二十年二千石方伯不絕祿恤甚多至於親姻知吉凶之際必厚加贈祿來往賓寮必以酒肉飲食是故親姻朋友無憾焉國家初丈夫好服綵色吾雖不記上谷翁時事然記清河翁時服飾恒見翁著布衣韋帶常約敕諸父曰汝等後世脫若富貴於今日者慎勿積金一斤綵帛百匹已上用爲富也又不聽治生求利又不聽與勢家作婚姻至吾兄弟不能遵奉今汝等服乘以漸華好吾是以知恭儉之德漸不如上世也又吾兄弟若在家必同盤而食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還亦有過中不食忍飢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者有

三是故不忍別食也又願畢吾兄弟世不異居異財汝等眼見非爲虛假如聞汝等兄弟時有別齋獨食者此又不如吾等一世也吾今日不爲貧賤然居住舍宅不作壯麗華飾者正慮汝等後世不賢不能保守之方爲勢家所奪北都時朝法嚴急太和初吾兄弟三人並居內職兄在高祖左右吾與津在文明太后左右于時口敕責諸內官十日仰密得一事不列便大瞋嫌諸人多有依敕密列者亦有太后高祖中間傳言構間者吾兄弟自相誠曰今忝二聖近臣母子間甚難宜深慎之又列人事亦何容易縱被瞋責慎勿輕言十餘年中不曾言一人罪過當時大被嫌責答曰臣等并不聞人言正恐不審仰誤聖聽是以不敢言於後終以不言蒙賞及二聖閒言語終不敢輒爾傳通太和二十一年吾從濟州來朝在清徽堂豫讌高祖謂諸王諸貴曰北京之日太后嚴明吾每得杖左右因此有是非言語和朕母子者唯楊椿兄弟遂舉賜四兄及吾酒汝等脫若萬一蒙時主知遇宜深慎言論不可輕論人惡也吾自惟文武才藝門望姻援不勝他人一旦位登侍中尚書四歷九卿十爲刺史光祿大夫儀同開府司徒太保津今復爲司空者正由忠貞小心謹慎口不曾論人過無貴無賤

待之以禮以是故至此耳聞汝等學時俗人乃有坐而待客者有驅馳勢門者有輕論人惡者及見貴勝則敬重之見貧賤則慢易之此人行之大失立身之大病也汝家仕皇魏以來高祖以下乃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內外顯職時流少比汝等若能存禮節不爲奢淫憍慢假不勝人足免尤誚足成名家吾今年始七十五自惟氣力尚堪朝覲天子所以孜孜求退者正欲使汝等知天下滿足之義爲一門法耳非是苟求千載之名也汝等能記吾言百年之後終無恨矣椿還華陰踰年曾泰元年七月爲尔朱天光所害年七十七時人莫不

冤痛之大昌初贈都督冀定殷相四州諸軍事太師丞

相冀州刺史

子昱字元晷起家廣平王懷左常侍懷好武事數出遊獵昱每規諫正始中以京兆廣平二王國臣多有縱恣公行屬請於是詔御史中尉崔亮窮治之伏法於都市者三十餘人其不死者悉除名爲民唯昱與博陵崔楷以忠諫得免後除大學博士員外散騎侍郎初尚書令王肅除揚州刺史出頓於洛陽東亭朝貴畢集詔令諸王送別昱伯父播同在餞席酒酣之後廣陽王嘉北海王詳等與播論議競理播不爲之屈北海顧謂昱曰尊

伯性剛不伏理大不如尊使君也昱前對曰昱父道隆則從其隆道洵則從其洵伯父剛則不吐柔亦不茹一坐歎其能言肅曰非此郎何得申二父之美也延昌三年以本官帶詹事丞于時肅宗在懷抱之中至於出入左右乳母而已不令宮寮聞知昱諫曰陛下不以臣等凡淺備位宮臣太子動止宜令翼從然自此以來輕爾出入進無二傅輔導之美退闕羣寮陪侍之式非所謂示民軌儀著君臣之義陛下若召太子必降手勅令臣下咸知爲後世法於是詔曰自今已後若非朕手敕勿令兒輒出宮臣在直者從至萬歲門久之轉太尉掾兼中書舍人靈太后嘗從容謂昱曰今帝年幼朕親萬機然自薄德化不能感親姻在外不稱人心卿有所聞慎勿諱隱昱於是奏揚州刺史李崇五車載貨恒州刺史楊鈞造銀食器十具並餉領軍元乂靈太后召乂夫妻泣而責之乂深恨之昱第六叔舒妻武昌王和之妹和卽乂之從祖父舒早喪有一男六女及終喪而元氏頻請別居昱父椿乃集親姻泣而謂曰我弟不幸早終今男不婚女未嫁何忽忽便求離居不聽遂懷憾焉神龜二年瀛州民劉宣明謀反事覺逃竄乂乃使和及元氏誣告昱藏隱宣明云父定州刺史椿叔華州刺史津並

送甲仗三百具謀圖不逞又又構成其事乃遣左右御
仗五百人夜圍昱宅而收之並無所獲靈太后問其狀
昱具對元氏遺釁之端言至哀切太后乃解昱縛和及
元氏並處死刑而又相左右和直免官元氏卒亦不坐
及元義之廢太后乃出昱爲濟陰內史中山王熙起兵
於鄴又遣黃門盧同詣鄴刑熙并窮黨與同希義旨就
郡鑣昱赴鄴訊百日後乃還任孝昌初除征虜將軍中
書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時北鎮饑民二十餘萬詔昱
爲使分散於冀定瀛三州就食後賊圍幽州詔昱兼侍
中持節催西北道大都督北海王顥仍隨軍監察幽州
圍解雍州蜀賊張映龍姜神達知州內空虛謀欲攻掩
刺史元脩義懼而請援一日一夜書移九通都督李叔
仁遲疑不赴昱曰長安關中基本今大軍頓在涇豳與
賊相對若使長安不守大軍自然瓦散此軍雖往有何
益也遂與叔仁等俱進於陳斬神達及諸賊四百許人
餘悉奔散詔以昱受旨催督而顥軍稽緩遂免昱官乃
兼侍中催軍尋除征虜將軍涇州刺史未幾昱父椿出
爲雍州刺史徵昱還除吏部郎中武衛將軍轉北中郎
將加安東將軍及蕭寶夤等敗於關中以昱兼七兵尚
書持節假撫軍將軍都督防守雍州昱遇賊失利而返

除度支尚書轉撫軍徐州刺史尋除鎮東將軍假車騎將軍東南道都督又加散騎常侍後太山太守羊侃據郡南叛蕭衍遣將軍王辯率衆侵寇徐州番郡人續靈珍受衍平北將軍番郡刺史擁衆一萬攻逼番城昱遣別將劉馘擊破之臨陳斬靈珍首王辯退走侃兄深時爲徐州行臺府州咸欲禁深昱曰昔叔向不以鮒也見廢春秋貴之奈何以侃罪深也宜聽朝旨不許羣議還朝未幾屬元顥侵逼大梁除昱征東將軍右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使持節假車騎將軍爲南道大都督鎮滎陽顥既擒濟陰王暉業乘虛徑進大兵集於城下遣其

左衛劉業王道安等招昱令降昱不從顥遂攻之城陷都督元恭太守西河王棕並踰城而走俱被擒繫昱與弟息五人在門樓上須臾顥至執昱下城面責昱曰楊昱卿今死甘心否卿自負我非我負卿也昱答曰分不望生向所以不下樓者正慮亂兵耳但恨八十老父無人供養負病黃泉求乞小弟一命便死不朽也顥乃拘之明日顥將陳慶之胡光等三百餘人伏顥帳前請曰陛下渡江三千里無遺鏃之費昨日一朝殺傷五百餘人求乞楊昱以快意顥曰我在江東嘗聞梁主言初下都日袁昂爲吳郡不降稱其忠節奈何殺楊昱自此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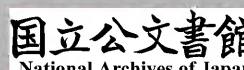
外任卿等所請於是斬昱下統帥三十七人皆令蜀兵
剗腹取心食之顯既入洛除昱名為民孝莊還宮還復
前官及父椿辭老請解官從養詔不許尔朱榮之死也
昱為東道行臺率眾拒尔朱仲遠會尔朱兆入洛昱還
京師後歸鄉里亦為天光所害太昌初贈都督瀛定二
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定州刺史

子孝邕員外郎走免匿於蠻中潛結渠帥謀應齊獻武
王以誅尔朱氏微服入洛參伺機會為人所告世隆收
付廷尉掠殺之

椿弟穎字惠哲本州別駕

子叔良武定中新安太守

穎弟順字延和寬裕謹厚太和中起家奉朝請累遷直
閣將軍北中郎將兼武衛將軍太僕卿預立莊帝之功
封三門縣開國公食邑七百戶出為平北將軍冀州刺
史尋進號撫軍將軍罷州還遇害年六十五太昌初贈
都督相殷二州諸軍事太尉公錄尚書事相州刺史
子辯字僧達歷通直常侍平東將軍東雍州刺史
辯弟仲宣有風度才學自奉朝請稍遷太尉掾中書舍
人通直散騎侍郎加鎮遠將軍賜爵弘農男建義初遷
通直常侍出為平西將軍正平太守進爵為伯在郡有



能名就加安西將軍還京之日兄弟與父同遇害辯太
昌初贈使持節都督燕恒二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恒州刺史仲宣贈都督青光二州諸軍事車騎
大將軍尚書右僕射青州刺史

仲宣子玄就幼而俊拔收捕時年九歲牽挽兵人謂曰
欲害諸尊乞先就死兵人以刀斫斷其臂猶請死不止
遂先殺之永熙初贈汝陰太守仲宣弟測朱衣直閣亦
同時見害太昌中贈都督平營二州諸軍事鎮北將軍
吏部尚書平州刺史

測弟稚卿太昌中爲尚書右丞坐事死

順弟津字羅漢本名延祚高祖賜名焉少端謹以器度
見稱年十一除侍御中散于時高祖沖幼文明太后臨
朝津曾久侍左右忽咳逆失聲遂吐血數升藏衣袖太后
聞聲閱而不見問其故具以實言遂以敬慎見知賜縑
百匹遷符璽郎中津以身在禁密不外交遊至於宗族
姻表罕相祗候司徒馮誕與津少結交遊而津見其貴
寵每恒退避及相招命多辭疾不往誕以爲恨而津逾
遠焉人或謂之曰司徒君之少舊宜蒙進達何遽自外
也津曰爲勢家所厚復何容易但全吾今日亦以足矣
轉振威將軍領監曹奏事令又爲直寢遷太子步兵校

尉高祖南征以津爲都督征南府長史至懸瓠徵加直
閣將軍後從駕濟淮司徒誕薨高祖以津送柩還都遷
長水校尉仍直閣景明中世宗遊於北邙津時陪從大
尉咸陽王禧謀反世宗馳入華林時直閣中有同禧謀
皆在從限及禧平帝顧謂朝臣曰直閣半爲逆黨非至
忠者安能不預此謀因拜津左中郎將遷驍騎將軍仍
直閣出除征虜將軍岐州刺史津巨細躬親孜孜不倦
有武功民齎絹三疋去城十里爲賊所劫時有使者馳
驛而至被劫人因以告之使者到州以狀白津津乃下
教云有人著某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劫不知

姓名若有家人可速收視有一老母行出而哭云是已
子於是遣騎追收并絹俱獲自是闔境畏服至於守令
寮佐有瀆貨者未曾公言其罪常以私書切責之於是
官屬感厲莫有犯法以毋憂去職延昌末起爲右將軍
華州刺史與兄播前後皆牧本州當世榮之先是受調
絹疋度尺特長在事因緣共相進退百姓苦之津乃令
依公尺度其輸物尤好者賜以杯酒而出所輸少劣亦
爲受之但無酒以示其恥於是人競相勸官調更勝舊
日還除北中郎將帶河內太守太后疑津貳已不欲使
其處河山之要轉平北將軍肆州刺史仍轉并州刺史

將軍如故徵拜右衛將軍孝昌初加散騎常侍尋以本
官行定州事既而近鎮擾亂侵逼舊京乃加津安北將
軍假撫軍將軍北道大都督右衛尋轉左衛加撫軍將
軍始津受命出據靈丘而賊帥鮮于脩禮起於博陵定
州危急遂回師南赴始至城下營壘未立而州軍新敗
津以賊既乘勝士衆勞疲柵壘未安不可擬敵賊必夜
至則萬無一全欲移軍入城更圖後舉刺史元固稱賊
既逼城不可示弱閉門不內津揮刀欲斬門者軍乃得
入城賊果夜至見柵空而去其後賊攻州城東面已入
羅城刺史閉小城東門城中搔擾不敢出戰津欲禦賊

長史許被守門不聽津手劔擊被不中被乃走津閉門
出戰斬賊帥一人殺賊數百賊退人心少安詔除衛尉
卿征官如故以津兄衛尉卿椿代爲左衛尋加鎮軍將
軍討虜都督兼吏部尚書北道行臺初津兄椿得罪此
州由鉅鹿人趙略投書所致及津之至略舉家逃走津
乃下教慰喻令其還業於是闔州愧服遠近稱之時賊
帥薛脩禮杜洛周殘掠州境孤城獨立在兩寇之間津
貯積柴粟脩理戰具更營雉堞賊每來攻機械競起又
於城中去城十步掘地至泉廣作地道潛兵涌出置爐
鑄鐵持以灌賊賊遂相語曰不畏利槩堅城唯畏楊公

鐵星津與賊帥元洪業及與賊中督將尉靈根程殺鬼
潘法顯等書曉喻之并授鐵券許以爵位令圖賊帥毛
晉賢洪業等感悟復書云今與諸人密議欲殺晉賢願
公聽之又賊欲圍城正爲取北人耳城中所有北人必
須盡殺公若置之恐縱敵爲患矣願公察之津以城內
北人雖是惡黨然掌握中物未忍便殺但收內子城防
禁而已將吏無不感其仁恕朝廷初以鐵券二十枚委
津分給津隨賊中首領閒行送之脩禮晉賢頗亦由此
而死既而杜洛周圍州城津盡力捍守詔加衛將軍封
開國縣侯邑一千戶將士有功者任津科賞兵民給復

八年葛榮以司徒說津津大怒斬其使以絕之自受攻
圍經涉三稔朝廷不能拯赴乃遣長子遁突圍而出詣
蠕蠕王阿那環令其討賊遁日夜泣諭阿那環遣其從
祖吐豆發率精騎一萬南出前鋒已達廣昌賊防塞隘
口蠕蠕持疑遂還津長史李裔引賊踰城賊入轉衆津
苦戰不敵遂見拘執洛周脫津衣服置地牢下數日欲
將烹之諸賊還相諫止遂得免害津曾與裔相見對諸
賊帥以大義責之辭淚俱發裔大慙典守者以相告洛
周弗之責也及葛榮吞洛周復爲榮所拘守榮破始得
還洛永安初詔除津本將軍荊州刺史加散騎常侍當

魏書卷五十八 列傳 三十一
州都督津以前在中山陷寇詣闕固辭竟不之任二年
兼吏部尚書又除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仍除吏部元
顥內逼莊帝將親出討以津爲中軍大都督兼領軍將
軍未行顥入及顥敗津乃入宿殿中掃洒宮掖遣第二
子逸封閉府庫各令防守及帝入也津迎於北墀流涕
謝罪帝深嘉慰之尋以津爲司空加侍中尒朱榮死也
以津爲都督并肆燕恒雲朔顯汾蔚九州諸軍事驃騎
大將軍兼尚書令北道大行臺并州刺史侍中司空如
故委津以討胡經略津馳至鄴手下唯羽林五百人士
馬寡弱始加招募將從滏口而入值尒朱兆等便已尅

洛相州刺史李神等議欲與津舉城通款津不從以子
逸旣爲光州刺史兄子昱時爲東道行臺鳩率部曲在
於梁沛津規欲東轉更爲方略乃率輕騎望於濟州渡
河而尒朱仲遠已陷東郡所圖不遂乃還京師曾泰元
年亦遇害於洛時年六十三太昌初贈都督秦華雍三
州諸軍事大將軍太傅雍州刺史諡曰孝穆將葬本鄉
詔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津有六子

長子遁字山才其家貴顯諸子弱冠咸縻王爵而遁性
澹退年近三十方爲鎮西府主簿累遷尚書郎莊帝北
巡奉詔慰勞山東車駕入洛除尚書左丞又爲光祿大

夫仍左丞永安末父津受委河北兼黃門郎詣鄴參行
省事尋遷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亦被害於洛時年
四十二太昌初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諡
曰恭定

遁弟逸字遵道有當世才度起家員外散騎侍郎以功
賜爵華陰男轉給事中父津在中山爲賊攻逼逸請使
於余未榮徵師赴救詔許之建義初莊帝猶在河陽逸
獨往謁帝特除給事黃門侍郎領中書舍人及朝士濫
禍帝益憂怖詔逸晝夜陪侍數日之內常寢宿於御床
前帝嘗夜中謂逸曰昨來舉目唯見異人賴得卿差以

自慰尋除吏部郎中出爲平西將軍南秦州刺史加散
騎常侍時年二十九於時方伯之少未有先之者仍以
路阻不行改除平東將軍光州刺史逸折節綏撫乃心
民務或日昃不食夜分不寢至於兵人從役必親自送
之或風日之中雨雪之下人不堪其勞逸曾無倦色又
法令嚴明寬猛相濟於是合境肅然莫敢干犯時災儉
連歲人多餓死逸欲以倉粟賑給而所司懼罪不敢逸
曰國以人爲本人以食爲命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假令
以此獲戾吾所甘心遂出粟然後申表右僕射元羅以
下謂公儲難闕並執不許尚書令臨淮王彧以爲宜貸

二萬詔聽二萬逸既出粟之後其老小殘疾不能自存
活者又於州門煮粥飯之將死而得濟者以萬數帝聞
而善之逸爲政愛人尤憎豪猾廣設耳目其兵吏出使
下邑皆自持糧人或爲設食者雖在閤室終不進咸言
楊使君有千里眼那可欺之在州政績尤美及其家禍
介朱仲遠遣使於州害之時年三十二吏人如喪親戚
城邑村落爲營齋供一月之中所在不絕太昌初贈都
督豫郢二州諸軍事衛將軍尚書僕射豫州刺史諡曰
貞

逸弟謚字遵智辟大尉行叅軍歷員外散騎常侍以功

賜爵弘農伯鎮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衛將軍在晉陽
爲介朱兆所害太昌初贈驃騎將軍兗州刺史

謚弟遵彥武定中吏部尚書華陰縣開國侯

津弟暉字延季性雅厚頗有文學起家奉朝請稍遷散
騎侍郎直閣將軍本州大中正兼武衛將軍尚食典御
孝昌初正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安南將軍莊帝初遇
害於河陰贈衛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

子元讓武定末尚書祠部郎中播家世純厚並敦義讓
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播剛毅椿津恭謙與人言自稱名
字兄弟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曾入內有一美味

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幃幔隔障爲寢息之所時就休
偃還共談笑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持還室仍假寐
閣前承候安否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嘗旦暮
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
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
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爲司空於時府主皆引寮
佐人就津求官津曰此事須家兄裁之何爲見問初津
爲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
未寄不先入口椿每得所寄輒對之下泣兄弟皆有孫
唯椿有曾孫年十五六矣椿常欲爲之早娶望見玄孫

自昱已下率多學尚時人莫不欽羨焉一家之內男女
百口總服同爨庭無間言魏世以來唯有盧淵兄弟及
播昆季當世莫逮焉世隆等將害椿家誣其爲逆奏請
收治前廢帝不許世隆復苦執不得已下詔付有司檢
聞世隆遂遣步騎夜圍其宅天光亦同日收椿於華陰
東西兩家無少長皆遇禍籍其家世隆後乃奏云楊家
實反夜拒軍人遂盡格殺廢帝惋恨久之不言而已知
世隆縱擅無如之何永熙中椿合家歸葬華陰衆咸觀
而悲傷焉

播族弟鈞祖暉庫部給事稍遷洛州刺史卒贈弘農公

謚曰簡父恩河間太守鈞頗有幹用自廷尉正爲長水校尉中壘將軍洛陽令出除中山太守入爲司徒左長史又除徐州東荊州刺史還爲廷尉卿拜恒州刺史轉懷朔鎮將所居以疆濟稱後爲撫軍將軍七兵尚書北道行臺卒贈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華州刺史

長子暄卒於尚書郎

暄弟穆華州別駕

穆弟儉寧遠將軍頓丘太守建義初除太府少卿尋爲華州中正加左將軍儉與元顥有舊及顥入洛受其位

任莊帝還宮坐免後以本將軍潁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州罷不行曾泰初除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永熙中以大將軍除北雍州刺史仍陷關西

儉弟寬自宗正丞建義初爲通直散騎侍郎領河南尹丞稍遷散騎常侍安東將軍永安二年除中軍將軍太府卿後爲散騎常侍驃騎將軍右光祿大夫澄城縣開國伯太昌初除給事黃門侍郎尋加驃騎大將軍除華州大中正監內典書事坐事去官永熙三年兼武衛將軍又除黃門郎隨出帝入關西儉寬皆輕薄無行爲人流所鄙

史臣曰楊播兄弟俱以忠毅謙謹荷內外之任公卿牧
守榮赫累朝所謂門生故吏遍於天下而言色恂恂出
於誠至恭德慎行爲世師範漢之萬石家風陳紀門法
所不過也諸子秀立青紫盈庭其積善之慶歟及胡逆
擅朝淫刑肆毒以斯族而遇斯禍報施之理何相反哉

魏書卷五十八終

